



# 沿江屯志话

梁晓声 著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 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# 沿江屯志话

梁晓声 著

# 沿江屯志话

## —

记载国家大事的文字曰史，书写一方风情的文字曰志。中华民族有著史修志的悠久传统，且尊崇史志，故而才出了个司马迁。古时候，那些府道、县令，捧印初治，倘要做一品清正父母官，替老百姓造些许公益事的，莫不研究府鉴县志，就中思谋安民富国之策。

可一个屯，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屯，竟也修了志，说起来怕未必谁都肯信了。信不信由你，反正这样一个屯确是有的，叫沿江屯，在松花江边上。

沿江屯的形成，还不到百年。其成分多是当年“闯关东”的穷汉，所以它的志，无论如何算不得古老。自然，史学家们也就不会对它发生丝毫兴趣了。

但沿江屯的人们，却异常重视他们的“屯志”，承认那便是他们的历史。谁个好人，谁个坏人；谁个财迷，谁个正义；谁家的女人偷过汉子，谁家的男人踹过寡妇门；谁家的儿媳是贤妻良母，谁家当婆婆的刁泼恶毒；谁家的老人遭受过虐待……都大小猫三五只地写在那上面呢！这不就等于“青史留名”么？农户人们虽干不成什么光宗耀祖的大事，可还都希图传下个好声誉呐！

别小瞧咱们一部“屯志”，兴许就千载不朽，万古不磨哩！他们这么认为。它不是已经一代代写了近百年了么？

这“屯志”上，也记载了不少其它的事。诸如：某年村人在松花江里捕到过一条鳊鱼精。某年某月传过一次鸡瘟，全村各家各户养的公鸡母鸡统统死绝。某年某月某日夜里，坟丘地闹过鬼，关夫子显过灵。求雨真龙出世，迎亲狐仙拦轿……

创立这“屯志”的人，姓赵，名不白。姓倒很占便宜，百家姓中的鳌头大姓。名字可就十分古怪了，叫赵不白。按农人们的想法，干脆就叫赵黑岂不更爽快！

“屯志”开篇起笔，记载的便是赵不白自己：“余，山东蓬莱人氏，祖上曾为乡绅，夸富一方。父喜享乐，性放浪，沉缅酒色犬马，家业挥败尽净。几至灶无薪，釜绝炊。母贤智温良，教余自幼吟诗诵文。父母故，余勤学不费。十载寒窗，倍尝悬梁刺股之苦，屡受凿壁偷光之羞。然数跻县试，优而不举，名落孙山。仕途梦幻逐灭。为求生计，投关外亲友，不堪冷落，未辞而别。子子一身，沿途乞讨，漂零至此。恨命运乖舛，咒人世无情，绝念顿起，愤跃江中，被一渔女所救，后成夫妻……”

整个儿一个落魄的赵才郎！

这赵不白还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“屯志”次篇，记载着他老婆对他的恩泽。无非是些文诌诌颂德赞美的词儿：“余妻是年一十七岁，虽无大家闺秀之质，却有小家碧玉之貌。柔肠多情，芳心怀善。天性稚乐，不知忧怅。打渔耕种，可谓能手……”她究竟美貌不美貌，沿江屯的后人，谁也没见着过，但他们相信她是美貌的。因为，他的孙女婉姐儿，少女时美貌得象朵花。如今四十多岁了，还具有令男人们动心的风韵，令女人们嫉妒的窈

窈。所以沿江屯的男人们普遍比女人们更加信服“屯志”的真实性。这一点无需乎别人进行宣传。他们是乐于信服的。

推想这赵不白，原先的本意，未必专想为沿江屯立志。不过是文人的习惯，借助纸笔，一吐胸中怨感痴恨，郁郁块垒，图个聊以自慰，襟怀洒宕。在这几十户人家的江畔野屯中，问新觅奇，作永日消遣，权当爽心之乐罢了。

公正而论，他对沿江屯的人们还是有贡献的。他教他们的孩子读书识字，不收学费，仅收点柴米。这沿江屯，竟又成为旧中国农村的“个别现象”。虽然，都是打渔种田的，却堪称一个“文化屯”。沿江屯的老辈人，至今提起“屯志”的创立者，都显出极恭敬的神色，尊称他为“赵先生”。先生姓赵，保佑人们招财纳宝的赵公元帅也姓赵，一笔写不出两个“赵”字。他们对赵先生的恭敬，也多少包含点对赵公元帅讨好的意思。他们尤其觉得挺自豪的是，“赵先生”是他们的山东老乡，也算个“闯关东”的。如若这山东人组成的沿江屯的“屯志”，居然是一个河北或河南人所创立的话，那是没法儿不叫他们惋惜的。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承认它。他们的前辈人，更有可能打断“赵先生”的腿，叫他爬着离开沿江屯。

解放后，当地政府曾发出过一次整理地方文史资料的号召。沿江屯的人们，将他们那一册册楷抄线装、纸页发黄的“屯志”，用红绸包卷，委派两个人送到了县文物馆。县文物馆的一位老工作人员，很被它那蓝缎裱皮的发黄纸页迷惑，对两位“特使”格外殷勤、热情，敬烟敬茶，当场拭镜捧读。读了半天，从花镜上方朝两位“特使”暗暗投过失望的一瞥，开始翻阅。翻阅了一会儿，便放下了那宝贝，统统交还给主人，勉强作出应酬的笑脸，

含蓄地说：“词句不俗，颇有《聊斋》文采。不过，放在县文物馆保存，倒莫如你们自己保存好。是你们屯的公爱之物嘛……”

两位“特使”听出味道来了。人家分明瞧不起他们的“屯志”，拒收的意思，很有些沮丧。

对方也觉得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，又笑笑，和颜悦色地鼓励道：“你们响应政府的号召，这种积极性是值得表扬的。象你们那样一个小小的屯子，也修了志，大好事嘛！我们一定向上级汇报，提倡推广。你们还应该继续记载下去嘛！如今解放了，新人新事，层出不穷，希望你们的‘屯志’上，今后能记载些更有意义的内容！”

沿江屯的人们，全都因为县文物馆没收下他们的“屯志”而愤愤然。但两位“特使”捎回的鼓励话，又令他们多少感到一点安慰。全屯开了一次会，各抒己见。最后，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，将“屯志”妥善保存，永远不再出示。他们觉悟到，“屯志”上记载的哪家哪户前辈人的光彩事或不光彩事，都是“旧黄历”了，不提它了。何况，那上边还记载了些鬼呀神呀，迷信的一套，完全是新农民应当破除的。他们要重起笔，另开篇，书写一部新的沿江屯“屯志”，那才有写头！

一部新的“屯志”，该由谁执笔？问题一具体，分歧就产生了。有人主张，“赵先生”为沿江屯修的志，“赵先生”天年之后，“屯志”是由他的儿子赵悦白承写下来的。这新的“屯志”，理所当然还要由“赵先生二世”掌墨。何况，他是全屯顶有学问的人，又练得一手好字。

不少人激烈反对，多是些后生小子。他们振振有词地指出，“赵先生”及“赵先生二世”所写的“屯志”，今天看来，算不得

沿江屯“正史”。往最高评价，也不过只能说是“琐记”。他们的理由很充分。他们掰着手指头举出例子。比如：本屯曾出过一位抗联烈士，在李兆麟将军麾下当过排长。一次战斗中，身负重伤，落入敌手。日本鬼子先诱以金钱美女，后施加毒刑拷打，要他供出李兆麟将军部队的行踪。他宁死不屈，被活活喂了狼狗。这人这事，“赵先生二世”就没记载到“屯志”上。又比如：光复前两年的一天，一个班的日本兵过江来祸害老百姓，抢走了沿江屯某家十八岁的黄花姑娘，又逼迫姑娘的哥哥摆渡过江。当妹妹的被捆着双手，当哥哥的被拴着两脚，船到江心，兄妹递了个眼色，蹬翻小船，与日本鬼子同葬江底。这事这人，“赵先生二世”，也没有记载到“屯志”上。而据他们说，这两件事三个人，是都被写入一本什么《东北人民抗日事迹汇编》的书中了。他们断言，如若“屯志”上也记载了，县文物馆准会对它另眼相看。他们的话语中，流露出对“赵先生二世”的毫不掩饰的谴责。在他们看来，作为“屯志”的掌墨者，他大大地失了职。

这次严肃的讨论会，在赵家屋前的场地上举行。“赵先生二世”坐在石碾子上，叭哒叭哒吸着旱烟锅，默默听着两派人们面红耳赤的争辩，表情矜持，一声不吭，仿佛对人们争辩的事漠不关心。其实，他心中颇为恼火。那“屯志”毕竟是他赵家两代人相承，一个字一个字记载下来的啊！十好几册呀！一律的蝇头小楷，一律的蓝缎裱皮，全县，不，全省打听打听，哪一村、哪一屯，还能再找出这样的东西？全国大概也是少有的。至于，他没有记载的那两件事，哼，他暗暗思忖，那年月，日本鬼子三天两头过江到屯子里来，谁愿担掉脑袋的风险？那犯得着么？瞧着一个比一个放肆的后生小子们对“屯志”评三道四，他几次欲站起

来捍卫赵家的尊严，但都被“涵养”两个字按捺住了，火气忍而不发。

“赵先生二世”也和“赵先生一世”一样，作了屯中小学的教师。从清末年间到满洲国，到光复，再到全国解放，只因沿江屯得天独厚地有他们这两世赵先生，沿江屯的小学校，才能在兵荒马乱之中，办到如今；沿江屯的人们，才能一个个都多少识点文，断点字。

“二世赵先生”出生那天，“一世赵先生”清早迈出家门，但见雪景满目，白雪皑皑大地一片洁净，心中豁然，不禁脱口赞道：“呀，好大雪！”到江边走了一遭，诗兴萌发，回家便铺纸研墨，刷刷刷地写成了一首“咏雪词”。刚搁下笔，他老婆就在炕上娇声叫起来：“快快去找孙二婶来！”

孙二婶接的生，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。

“一世赵先生”不胜欢喜，给“二世赵先生”起了个超俗的名字，叫“悦白”。有意要儿子的名字与自己那古怪的名字相佐。

倘说“一世赵先生”对沿江屯的人们怀有感戴之情，二世赵先生则反过来，要求沿江屯的人们不但恭敬他，还须得报答他。因为，他可没投过江，也没被他老婆救过。用他的话说，目不识丁的庄稼汉，插上条尾巴就是驴。他等于使他们的儿女们重托生一次人，他们还不该虔诚地报答他么？他教学倒是满认真，袭用从一世赵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治学法，打起学生的手板来冷酷无情。沿江屯的人们也的确象恭敬赵先生一世那么恭敬他，象感激赵先生一世那么感激他。先生尽心不尽心，要看手板打的狠不狠，不打学生手板的先生绝不是好先生。庄户人们一致地这么认为，但他们的儿女们却并不也这么认为。已经从“赵先生二世”

那“毕业”了的，甚至不愿让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再做他的学生。被他的手板打怵了。某些后生小子们对“屯志”的“攻击”言论，也是对“赵先生二世”的当众报复。

“赵先生二世”悟出了这一点，暗暗觉着寒心。

他那十四岁的闺女婉姐，斜并双腿，轻靠着父亲，娴静地坐在小板凳上，熟练地纳着一只鞋底儿。她娘过世早，她和爹相依为命。爹以沿江屯的“书香门第”自居，对独生女儿管束甚严。一心想要使她出落得象“大家闺秀”一样，指望她将来能考上县城里的高中去读书。其实，当爹的也不知何为“大家闺秀”风范，压根儿就没见着过一个样板。

婉姐儿在爹面前，遁规蹈矩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举手投足，一颦一笑，从不稍微失态，并非出于自觉，是怕惹爹生气。背着爹，可就活脱儿一个假小子啦。专爱跟半大后生们凑在一块堆儿，欢耍寻乐，下河嬉水，上树掏雀蛋，又喊又叫，又蹦又跳，全没半点儿姑娘家模样。那情景要是叫她爹瞧见了，准把当爹的气得瞪眼睛。她伪装得高超，她爹一次也没瞧见过。

她手中一边纳着鞋底儿，心里一边觉着众人争辩得十分好玩，象不花钱看野台子戏。她并不认为爹若丧失了记载“屯志”的世袭权，便是赵家的一种不光彩。爹誊写“屯志”的时刻，每每要她侍候纸墨。有时还要她端坐一旁，听他洋洋自得地絮絮叨叨，摇头晃脑地向她传授一些骈词排句的学问。使她如坐针毡，好比受刑。她对爹这一套，早就腻透了。她唯恐果真世袭下来，有朝一日这份荣耀落在她自己头上。她才不稀罕这份荣耀哩！

两派人的争辩，终于接近尾声。老人们辩不过那些吵吵嚷嚷的后生小子，眼瞅着一个个败下阵，大势已去。

就在这时，赵悦白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，在石碾子上有声有响地磕了几下铜烟锅，大声喊道：“雅静！”

人们见“赵先生二世”要发表宏论，顿时雅静，各种各样的目光注视在他身上，期待他开口。

他板着脸将众人环视一遍，说：“既是大多数人竟这么不抬举我，我赵悦白绝不抱愧夺宠！我承写咱们的‘屯志’，一不为沽名，二不为钓誉，乃是为了奉行家父遗嘱。古人云：文士之美，美在豁达。我们赵家两代人，为咱们屯记载了百年之志，是哉非哉，自有公论。我呢，从今往后，只图个功成身退。这‘屯志’，让那文才盖世的去写吧！此事，再与我赵家毫无牵扯！”他之乎也者地说罢这席话，双臂朝身后一剪，昂首迈步，对谁也不瞧一眼，扬长而去。

众人面面相觑，神态各异，连那些刚才还吵嚷不休的后生小子，也一个个愧怍起来。

他走到自家门前，又反过身来，不屑地瞅着那些后生小子，慢条斯理地开口道：“还有一句话，我要当众说在前头，连县文物馆也不曾埋没，夸赞我们赵家的记载有《聊斋》文采，你们呢？你们能书写出几多文采？‘一犬卧于途，奔马过而踏毙之’。按史家笔法，该怎么行文？噉？”

后生小子们你瞧我，我窥你，狼狈极了。

“奔马毙犬于途！”他脸上浮现一丝冷笑，用诲人不倦的语气对他们说：“学海无涯，你们还嫩得很呐，往后，多来向我请教着点！”

争了这个上风，他内心的恼怒，才总算有机会发泄了一点，悻悻地进入屋内，再不出来了。

婉姐儿见爹如此认真，怕爹独自气闷，郁结起内火，害一场病，就赶紧也钻进屋去，劝慰她爹。

上了年纪的人们，见“二世赵先生”分明真恼了，指点着那些狂妄的后生小子，严加训斥，自不消说。

从那日起，这沿江屯的“屯志”，就由沿江屯的几个后生小子去撰写了。赵悦白——“赵先生二世”，虽心向往之，偏要扎起架子，只字不再过问。后生小子们和他别着一股劲，也从未俯首低眉去请教过他。此事，固然使他耿耿于怀，但他身为先生，教书的本职，一如既往，毫没受挫。打起手板来，照样地冷酷无情。庄户人们，依旧认为他是个治学严厉的好先生。他闲来无事，便将那十几册旧“屯志”翻出，赏读其《聊斋》文采。自得之时，还要提笔批注，或曰“绝妙好词”，或曰“当浮一大白”。婉姐儿见爹此状，免不得掩口窃笑。

不久，当地政府进行了一次“农村阶级成份复查”运动。县里派了一个人来到沿江屯。这人名叫吴茵，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同志，年纪虽轻，资历却很令人羡慕。她十几岁起，便是军队文工团的小演员。解放这座县城时，负了伤，就地转业，当了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。吴部长是个南方姑娘，身材娇小，脸面白净，秀眉大眼的，标致俊人儿。她仍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剪齐耳短发，英姿飒爽。说起话来灵牙利齿，声调悦耳。沿江屯的庄户人们，都把她视为一个地地道道的“干部”。尽管她是那么和蔼热情，他们对待她可还是恭敬有余，亲近不足。他们唯恐过分亲近会影响对她的恭敬。

吴部长被安置在全屯最清洁的赵家，和婉姐儿住一屋。这一个少女、一个姑娘，不久便成了知心，彼此由衷地信赖，由衷地

亲爱。一个恨不能就改姓了吴，一个恨不能就改姓了赵，作一对亲姊妹。吴部长喜欢婉姐儿静时象一朵睡莲，活泼起来象一只顽皮的小鹿。喜欢她心地善良，黄鼠狼咬死只鸡，她怜悯得哭一场。喜欢她年龄不大，生长在一个江边小屯，虽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却天资聪慧，透着种机巧，内灵外秀。喜欢她纯洁无邪，全无一般有姿色的女孩家故作的风骚。喜欢她那张鹅蛋脸、丹凤眼。喜欢她娇润的小嘴唇，和那条梳在背后的长过腰际的大辫子。一句话，喜欢她整个人。少女情怀总是诗。吴部长爱写诗，也发表过几首诗。她觉着婉姐儿就象是一首诗。吴部长对婉姐儿亲爱得没法比。主动提出要认婉姐儿作干妹子。婉姐对吴部长自然敬仰之至。吴部长是她遇着的第一个非凡女人。这女人才比她年长十来岁，就当上了县委的“大干部”。发一句话，便是号令，全县妇女都得行动起来。她巴不得能有幸认这么一个让她崇拜的女人，做干姐姐。

“婉姐儿，我有心认你做个妹妹，你愿意吗？”吴部长刚试探着对婉姐儿说出这话，婉姐儿早已亲亲昵昵地叫了声“姐姐！”溜顺成条地站到她面前，向她行了一个九十度大鞠躬。

吴部长高兴得心花怒放，就将婉姐儿拉过去，捧着她的脸蛋儿仔仔细细端详了半天，弄得婉姐儿红了脸，害羞起来。

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可不知道，我有个亲妹妹，几乎就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六岁上患肺结核死了……”吴部长动了感情，眼泪扑簌簌落下来。

“姐姐……”婉姐儿掏出手绢，轻轻地替她拭去脸颊上的泪，偎在她怀里，柔声细语地说：“你就当你的亲妹还活着，你就把我当成她吧！……”

吴部长听了婉姐儿的话，紧紧搂住婉姐儿，许久说不出话来，光是不停地抚摸婉姐儿的头发。

她们相依相偎，一种亲似姊妹、胜似姊妹的感情，在彼此心中油然而生。

那一时刻，她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。

婉姐儿将吴部长认她做妹妹的事告诉了爹，“赵先生二世”乐得合不拢嘴，连说几句：“真是赵家的荣幸，赵家的荣幸！”

依着赵悦白的意思，那是一定要吴部长和婉姐儿焚香敬祖，一拜天地，二拜神灵，指心立盟，完过一套仪式的。吴部长说什么也不肯依从。她是共产党员，是县委的干部，搞带有封建色彩的那一套，她是断然不能从命的。赵悦白却坚持说，她若不与婉姐儿完过一套仪式，证明她心不诚。还是婉姐儿机灵，笑着说：“爹，姐姐犯难，就别强迫姐姐了！心诚不诚，全在于以心换心。我和姐姐早就互相换过了心啦！今晚，我亲手给您做一顿长寿面吃，您活着一天，就当我和姐姐一天见证人！”一番话说得赵悦白频频点头，说得吴部长微微含笑。

当爹的高兴，挎上小半篮鸡蛋，摇船过江，亲自到江那边县城里换回二斤肉、五两酒。

吴部长虽然与婉姐儿认了姊妹，却并不按情理称赵悦白“干爹”。她不喜欢这个人开口闭口之乎也者的谈吐。他对她那种处处恭而敬之的态度，常使她感到局促，有时甚至使她陷入尴尬，觉得别别扭扭。为了不至使婉姐儿扫兴，她对他，还是显出比往日亲近许多的样子。“赵先生二世”，可是一心期待着她称他一声“干爹”的。一顿晚饭就要吃罢了，“干爹”两个字始终未从她口中吐出来，他心里也就明白了。人家瞧得起的是他女儿，并非是

他。怎么，不抬举我呀？他心里有些不痛快。转而一想，人家是县里的“大干部”，是堂堂的一位“部长”，又是在党的人，认亲攀故的，共产党不兴这一套，不能勉为其难嘛！瞧得起自己的女儿，还不是跟瞧得起自己一样的么？女儿能认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巾帼英雄做“干姐姐”，已经是赵家天大的荣幸了，何必再计较许多哩！如此这般地暗暗劝解了自己一回，便也就原谅了吴部长，变矜持为欢喜了。一高兴，多饮了两盅，那张蓄着兔尾巴胡子的长方脸上，放出红光来。

饭后，婉姐儿和吴部长抢着刷洗了碗筷，双双走入她们的屋内去说贴己话。“赵先生二世”独留桌旁，剔了一会牙缝，动了一个多余的念头，真多余！

他打开箱盖，从箱子里取出红绸包卷的那十几册旧“屯志”，犹豫一阵，走到婉姐儿屋门前，隔门帘咳嗽了一声，一手托着“屯志”，一手撩起门帘，迈了进去。

“她姐，我见你有时闲着没事儿，这是咱们的‘屯志’，你不妨当作消遣，翻看翻看，指教指教。”说着，双手将“屯志”递向吴部长。那副郑重的样子，仿佛将什么宝物至诚相托。

吴部长略一怔。这一怔，包含两个内容：一，“她姐”这称呼，令她糊涂了一刹那。怎么这样称呼起来了呢？但她是个机敏的人，立刻就悟出其中道理。自己既然已将婉姐儿认做了妹妹，人家当爹的，哪能还称自己“吴部长”啊！那岂不显得是人家格外了么？直呼姓名，也不合适。冲着婉姐儿称呼自己，倒是于双方都不伤大雅。她着实暗暗佩服对方的良苦用心。二，这“屯志”是什么东西？她第一次听说，一时拿不准自己到底该不该接过来，该不该翻翻看。何况一旦翻看了，还得同时承担“指教”

二字呐！

她这一怔的工夫，“赵先生二世”很有些受用不住啦。他双手捧着那东西呢！万一人家不肯赏脸过目，多狼狈？也将落得被女儿羞怪。他发窘地讪笑着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婉姐儿看在眼里，替爹红了脸，责备道：“爹，那天咱们全屯开会，不是决定不再将‘屯志’出示给人看了么？您怎么又拿来炫耀？姐姐哪有这份闲心啊！您快收起来吧！”

“赵先生二世”的诚意，首先已多少感动了吴部长，听了婉姐儿的话，她倒对那红绸包卷的东西发生了某种好奇的兴趣。对方那尴尬的样子，又使她很怜悯。于是她便接了过去，笑着说：“我看，我看！”

“屯志”一脱手，“赵先生二世”转身便走，好象生怕吴部长又将“屯志”塞还给他，说上句“我不看了”。你若真是有才学的，就不难从那上边看出《史记》笔法和《聊斋》文采，你这位吴部长就再不会觉得叫我一声“干爹”，有什么冤枉。他此举所要达到的目的，既单纯又浅薄，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。

当爹的一出去，婉姐儿从吴部长手中夺下那“屯志”，朝炕上一丢，将嘴附在她耳朵上说：“姐，你别看，尽是记的些不值当作文章的事儿！”

吴部长认真地回答：“我怎么也得翻看翻看啊！要不，可太辜负了你爹呀！”说罢，瞧着婉姐儿，也忍俊不禁，卜嗤笑了……

晚上，婉姐儿睡着了之后，吴部长打开红绸，拿起“屯志”第一卷，怀着一种神秘感，一字一句拜读起来。那“屯志”是对折的宣纸双面抄写。她只看了一页，沉静的表情就渐渐变得严肃起来。呀！照这“屯志”上的记载，赵家原来并非贫农！她头脑

中，顿时形成了一部明晰的家谱。婉姐儿原来是没落乡绅的第四代人，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嫡传！乡绅或地主，不过是文字表述上的不同，都在剥削阶级之列。“屯志”上写的明明白白，婉姐儿的祖父还当过乡绅的小少爷呢。“夸富一方”的乡绅，显然要比按农村阶级成份划定的一般地主财大势大得多！再往上推一辈，婉姐儿的曾祖父，“喜享乐，性放浪，沉缅酒色犬马”。这等剥削者，哪有不作恶多端，欺压百姓，称霸一方的？别的且不论，单论一个“色”字，就足可证明对多少女子犯下了罪孽！而这种罪孽，是吴部长身为女性，嫉恶如仇的。那婉姐儿的祖父赵不白，又该算个什么呢？虽然，当时的落魄田地也够可怜的，但却断不能因此就可以被视为劳动人民呀！将一个落魄公子与沿江屯的农民们一视同仁的话，岂不是混淆了阶级阵线么？关于他，“屯志”上记载得明明白白，他不是靠种地打渔糊口，而是靠教书生活。“不收学费，仅收柴米。”一言以蔽之，还不是靠全屯人养活么？还不就等于变相的剥削么？而且，他教给沿江屯农民弟子一些什么呢？当然，绝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文化。非无产阶级的文化，那么肯定便是封建阶级的文化了。腐朽的、没落的、反动阶级的文化。通过反动阶级的文化，灌输的也当然是腐朽的、没落的、反动阶级的思想了。就算动机是良好的吧，效果却是极其反动的呀！这“赵先生一世”，对沿江屯的人们究竟有功还是有罪？功大罪大？还是功罪各半？她并不想妄断。这一点，需要沿江屯的人们自己总结，自己思考。她相信他们的觉悟，相信他们自己会得出正确的结论。按照这种阶级分析法，对“赵先生一世”分析了一通之后，她开始分析“赵先生二世”。分析的结果，两位“赵先生”，显然都是农村的半剥削者。而且，这“二世赵先生”，

分明比“一世赵先生”的封建剥削阶级意识更强，想把婉姐儿教导成一个“大家闺秀”，便是这种封建剥削阶级意识的体现。他还鄙视农民，说过“没有文化的农民，插条尾巴就是驴”。而且，他对农民的孩子毫无感情，打手板打得那么狠。他还俨然以沿江屯农民的大恩人自居，要他们恭敬他，感激他。这些，吴部长来到沿江屯后，耳中也多少灌进了一些反映，只不过起初以为，那是他假酸捏醋的言行，令一些人看不惯，并没有象此刻这样上升到阶级分析的高度来认识。赵家的生活状况，也说明了赵家的剥削实质。赵家的房子是全屯最好的。全屯人给盖的，全屯人轮流每年给修。赵家父女俩的日子，是全屯过得顶在意的。想吃肉，杀猪的人家就主动给送肉来了。想吃鱼，捕到鱼的人家就主动给送上门了。想吃瓜果，别人家的瓜地果园，允许他们父女随便出入，就象出入自己家的瓜地果园一样……

就说婉姐儿吧，也与全屯哪一个同龄的小男少女，都过着不一样的生活。她穿得比他们齐整干净，她有闲空儿坐着想什么心事儿。她要玩时，也可以无忧无虑地尽情玩耍。她所干的活，也不过就是收拾收拾自己的家，种种园子里的菜，或者补补衣服做双鞋。而那些穷人家的孩子，农忙季节，则是要和大人一块儿下地，经受日晒雨淋的。

头脑中进行了这样一番严肃的思考，吴部长心里觉得不安了。原先，她还以为沿江屯的阶级成份复查工作是简单的，全屯尽是清一色的贫农。现在看来不正确了，沿江屯存在着剥削现象，赵家就是沿江屯的变相剥削者，而且对沿江屯的人们进行了两代剥削。赵家的成份，可该怎么划呢？划贫农？那岂不是等于包庇吗？自己认了婉姐儿这干妹妹，就更逃脱不掉包庇的嫌疑！

哎呀呀，吴茵呀吴茵，你怎么这般地轻率呀！你忘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啦！每到一地，吃住谁家，这可是个严肃的立场问题，阶级感情问题呢。沿江屯百十户人家，你却一屁股坐到了赵家炕头上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你更不该糊里糊涂认了婉姐儿“干妹妹”。在旁人眼里，你也就等于认了“赵先生二世”这个“干爹”呀！尽管你自己有所保留，却准会给旁人落个话柄。这种事发生在你来到沿江屯搞阶级成份复查时期，性质就尤为严重了……

想到这些，她心中暗暗叫苦不迭，既没心思再多翻看一页那“屯志”，也根本无法入睡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婉姐儿醒时，见吴部长已洗罢了脸，正在梳头。

婉姐儿坐起身，瞧着她的脸，问：“姐，你眼睛怎么红肿了？昨夜没睡好？”

她掩饰地回答：“昨夜，窗台下有只蟋蟀不停地叫，我神经衰弱，哪怕有点细小的声音，就睡不安适。”

“是吗？”婉姐儿半信半疑，又问：“我咋没听见蟋蟀叫？姐八成想什么心事想得睡不着觉吧？”说完，调皮地咯咯笑了。

她没笑，她笑不出来。她心中暗想：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这不幸的少女啊！你的命运可太不济了。你偏出生在这么一个于你不利的家庭中！你这会儿还笑哩，往后就有你苦的时候了。往后你也就再不要叫我姐姐了，我也再不能叫你妹妹了。姐姐不得不违心地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了，你可别怨恨我呀！……

婉姐儿却预见不到有什么不幸将落在自己身上，她匆匆穿好衣服，趿着鞋子下了炕，就往吴部长怀里一偎，撒娇说：“姐，你给我盘个好看的头！”

吴部长心里真不是滋味，她直觉得自己的心弦被婉姐儿无

意地拨动了。她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涌了出来。她要做的事情，对赵家意味着什么，对婉姐儿意味着什么，她是非常清楚的，她却不能不做。她认为，有一种高于一切的原则要求她做。她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冲动，想跪在婉姐儿面前，对她说：“我就将变成你最怨恨的人了啊！”

她努力克制住内心复杂的情感，脸上装出往日那种亲昵，一句话也没说，默默地给婉姐儿找了个“丹凤朝阳”的发式。

婉姐儿对着小圆镜一照，立刻用双手捂住脸，连连跺脚说：“不好看，不好看，象个唱戏的啦！”说着，拆散了头发，又央求道：“姐，你再给我重盘嘛！盘个‘一朵莲’式的。”

她还是没说话，再次默默地给婉姐儿梳头，仔仔细细地给婉姐儿拢了个莲花发式。

婉姐儿一照镜子，脸上满意地笑开了一朵花，反身搂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姐，你也把头发留长吧！你这么黑这么密的头发，盘个什么样式都会逗人喜爱的。”……

吃早饭时，“赵先生二世”也瞧出吴部长的神色不对了。但是，他觉得不便多问，暗揣了满腹的狐疑。

那一天，是“赵先生二世”的教育史上最辉煌的一天。对他的学生们来说，是完全值得庆贺的纪念日。他一跨入教室，便向他的学生庄严宣布：“从即日起，本先生废除打手板学规。”这并非出于很自觉的反省意识，只不过是出于他高兴。人一高兴，即使一个相当严厉的人，也会变得可爱起来。倘一个人在一时高兴的情况之下，做出对众人有利的良好决定，那么他就会变得分外可爱，甚至获得爱戴。“赵先生二世”在那一天就获得了这种爱戴。他的学生们都很受感动，觉得不爱戴先生，简直就是他们过

去的错误。他们在那一天对先生表现出的恭敬，也流露得特别由衷。

放学后，他对学生们说：“谢谢大家，今天我感到很幸福。”他说的是一句心里话。

他怀着欣慰的情绪，踱着不紧不慢的方步，在学生们的簇拥下走过屯路，洋洋自得地回到家里。一进院子，见婉姐儿头上包一块手巾，浑身落一层土，正在扒她那屋子的窗台，业已扒塌了一大半。

“我的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他惊诧得瞪大了眼睛。

婉姐儿回眸一笑：“爹，我抓蟋蟀！”又继续扒下了一块坯。

“你，岂有此理！还不给我住手！”他气得连连跺脚，疑惑女儿莫不是发疯了。

“爹，瞧你！扒了，再找人砌上就得了么。你没见我姐姐早起肿着双眼么？蟋蟀叫得她昨晚一宿没睡安适呢！”婉姐儿理由挺充分地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
“唔？……”他愣了一愣，神色缓和下来，对女儿讲出的理由表示认可，追问：“抓到了么？”

“抓到三只，可都是母的！”婉姐儿对自己的战果有些沮丧。

当爹的皱起眉，训斥道：“粗俗之言，粗俗之言。鸣虫者，雄性也。什么公的母的，以后不许这么个说法。”

婉姐儿根本没听爹在说些什么，她又发现了一只蟋蟀，两眼牢牢地盯住那虫儿，对爹轻轻嘘了一声。当爹的也发现了那虫儿，屏息敛气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唯恐惊逃了它，会承担什么严重责任。他瞧着女儿蹑足走过去，并拢双手，一扑，没扑着，那虫儿蹦到一块坯上，晃了晃触须，从容不迫地钻入坯堆下去了。

婉姐儿噘起嘴，气恼地朝那块坯踢了一脚。

“你不该用双手去扑，双手带动的风力大，它那触须灵敏得很，早有所觉察了。你该用一只手的，要接近了，瞅准了，万无一失了再扑。”当爹的象教练员一般对女儿进行技艺指导。

婉姐儿快快地说：“爹，你什么都高明，再见着了，你就抓一只好了。”说罢，蹲下身，小心翼翼地一块块翻动那堆坯。

当爹的受到抢白，心中老大不悦，将两只袖子都挽起来，伺机一显身手。

那只蟋蟀，终于从坯堆中被翻了出来，刚一现形，父女俩的四只手同时扑过去。四只手慢慢抬起，结果哪一只手也没立下功劳，蟋蟀却不知去向。

婉姐儿瞧爹一眼，卜嗤笑了，嗔怪道：“爹，你咋也用两只手？”

“这个么……”当爹的红了脸，无话可答，蓦地一指：“在那儿！”

那蟋蟀果然又骄傲地屹立在窗台上，仿佛在睥睨着父女俩。

婉姐儿悄声问：“爹，它可是个公的？”

当爹的，此时此刻，也顾不上计较女儿的“粗俗之言”了，怂恿道：“还不快捉，就要蹦了。”

婉姐儿犹豫一下，从头上取下毛巾，一寸寸移将过去，展开毛巾，飞速一盖，赶紧用双手压住了毛巾。

当爹的看得真切，兴奋地大叫：“捉到啦！”几步跨过去，也用双手按住毛巾。

父女俩缓缓慢慢掀开毛巾，不禁负罪地对视一眼。那“雄性鸣虫”，躺在窗台上，蹬直了两条后腿，被压死了。

婉姐儿轻轻用两根手指将它提起，放在另一只手掌心，瞧着它，难过得直想落泪。

她说：“爹，都怨你按得太猛太用力了。我本不想伤害它的，我不过想给它们搬搬家，让我姐姐夜里睡得安适些，哪想到就弄死了。”

当爹的叹口气：“唉！无心之罪，无心之罪！我也是为了你姐姐才……”当爹的虽然打学生的手板狠，对于小生命的性命，可常常大动恻隐之心。

有一个老太婆来到了赵家的院子，她站在这父女俩身后，已经默默地瞧了他们一会儿，见他们互相埋怨得可乐，就插言道：“得啦得啦，别那么菩萨心肠！不过是弄死只虫嘛！再说，你们也忒把吴部长尊贵到天上去了。为她睡得安适，想个别的法儿不行？也值当将好端端的窗台扒了？”

父女俩闻声转过身，都怪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赵先生二世”窘态难饰，搭讪着说：“老嫂子，快请屋里去坐吧！”

婉姐儿就问：“李大娘，您有事儿吧？”

李大娘笑盈盈地瞅着婉姐儿说：“我呀，是传吴部长的口谕来的，她叫你立即就去呢！”婉姐儿问：“她在哪儿呀？”

李大娘回答：“在我家坐等你呢！还叫我帮你把她的铺盖也捎了去。”

婉姐儿看了父亲一眼，又问李大娘：“这么说，她是不想在我们家住了？”

“她要住在我家呢！”

婉姐儿一听，就将托在手心里那只蟋蟀朝地上一摔，恨恨地

说了一句：“都怨这只虫！”

李大娘心直口快地说：“我看也未见得是这只虫的因由，她兴许还为别的什么事吧？”

赵家父女又对视了一眼，都闷闷不解。

婉姐儿嘟哝道：“还能有别的什么事呢？就是我们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她难以开口对我爹讲，也会对我讲的呀！她怎么就这样从我家搬走了呢？”

当爹的疑心地问李大娘：“老嫂子，你不是假传口谕吧？”

李大娘不高兴地沉下了脸：“我能么？她说从今天起要住在我家，我还很犯寻思呢，住在你家不是强似住在我家么？我可没做拉宾夺客的事儿！”

赵家父女不好再问什么。那婉姐儿违着心，失情落意地进屋去，抱出吴部长的铺盖，慢腾腾地跟在李大娘身后，默默而去。

“赵先生二世”站在院子里，低头猜测半晌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。

婉姐儿来到李大娘家，被大娘引进偏屋，见吴部长自个儿拿着笤帚在扫墙。那偏屋是李大娘家没人住的闲屋，满屋散发着一股霉潮气味。炕席已多年没换，很破旧了。

婉姐儿将铺盖轻轻放在炕上，看了吴部长一眼，侧转身，一言不发，呆呆站着，满面受了极大委屈的神色。

“婉姐儿，你坐吧！”吴部长开口这么说，顺手将笤帚靠在墙角，一时也显出了拘谨的样子。

李大娘见她们两人这般状态，很懂事礼地退了出去，还将屋门轻轻掩上了。

吴部长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婉姐儿，你坐呀！”

婉姐儿未动，很伤心地落下眼泪来。她期待着吴部长对她有更亲近的表示，能象哄小妹妹一般哄哄她。

吴部长走到婉姐儿身边，伸出只手，想抚摸婉姐儿的肩。但她那只手还未触到婉姐儿的肩，就缩回去了。她缓缓地背转身，低下头，静立了一会儿，悄悄从婉姐儿身边走到炕沿前。

她在炕沿前又静立了一会儿，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，款款坐在炕沿上，望着婉姐儿，说：“婉姐儿，我要求你坐下，我有话跟你讲。”

婉姐儿倏地朝她转过了脸。她那太严肃的话，她那缺少温情的语调，使婉姐儿感到极大意外。婉姐儿顺从地在炕沿上坐下，目光注视着她的脸，仿佛无言地对她说，姐姐，你的话令我心里太不安了，你可千万别对我说出什么疏远生份的话啊！

吴部长完全理解了婉姐儿目光中所包含的那番无言的话语，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表述的复杂的感情。二十四岁的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，婉姐儿到来之前，预先用理智筑起的心灵的堡垒，在婉姐儿那惊诧的等待接受某种判决一般的目光注视下，几乎土崩瓦解。

“婉姐儿，有件事，我不能不预先告诉你，这……也就是我为什么要从你家搬走的原因。这件事，对你是很不利的，甚至可以说，是很不幸的……是的，是不幸的，完全是这样。而我……一点儿也帮不上你的忙……”吴部长极艰难地，一句一顿地说出了这番话。她的声音很低，觉得口干舌燥。

婉姐儿身子一动未动，眼睛一眨未眨，目光始终注视着她的脸。目光不唯是惊诧的，而且流露出了内心的忐忑。

“婉姐儿，你们家不是贫农……”吴部长的声音更低了。

婉姐儿还是那么呆呆地瞧着她，一时还分析不出这句话的严峻性。

吴部长咽口唾沫，润了润嗓子，提高声音说：“你的父亲参加过农业劳动么？没有。你的祖父参加过农业劳动么？更没有。不但没有参加过农业劳动，而且还是一个乡绅公子。如果再往上推一代，你的曾祖父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剥削者了。好在阶级成份只从祖父那一辈定，否则，你就算是一个封建剥削者的后代了。所以，给你们家的成份定为贫农的话，那无疑就等于是我在包庇你们了。定为地主呢，又太过了一些。定为富农，才是符合党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政策。难道你们家不是全屯最富的一家么？从今往后，人们就会将你当成一个富农的女儿看待了。你……再也不要叫我姐姐了，就算我和你之间并没有认干姊妹这一回事儿……我的话，你都听明白了么？”

吴部长说的每一句话，婉姐儿都听明白了。因为听明白了，她才完全呆住了。她找不出任何一句话反驳吴部长。吴部长的话是有理有据的。照吴部长的观点，她似乎还应当感到侥幸——倘按曾祖父那一辈划成份，她便是一个封建剥削者的女儿了。

但隔夜之间，自己就由受全屯人恭敬和感激的“赵先生”的女儿，变成了一个铁板定钉的富农的女儿，已使她感到非常可怕，如晴天霹雳了！她听说过别的农村里是如何对待富农和富农的子女的。她根本没有勇气接受这个现实。

婉姐儿的目光中充满了恐惧。

她一下子站起来，走到吴部长跟前，双膝同时跪下，抱住吴部长的腿，仰起脸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你可得救救我呀！……”说罢这话，眼泪就淌了下来。

慌得个吴部长赶紧扶起她，一时也找不到什么恰当的言词，光是重复地说：“婉姐儿，别这样！婉姐儿，别这样……”

婉姐儿抱住她放声大哭。

屋门开了，李大娘一脚迈进来。她一直在门外偷听。她觉得此时此刻，自己义不容辞地应该替赵先生和婉姐儿说句好话，说句公道话。

于是，她开口说：“吴部长，您就怜悯怜悯婉姐儿这孩子，高抬贵手吧！您是来搞阶级成份复查的，您把握着这个权力呀！说来说去，两代赵先生，对我们全屯人还是有德的呀！方圆百里打听打听，哪一村哪一屯，有我们沿江屯这么多识文断字的人？只要您不认真，我们全屯人是不会对赵家的成份认真考究的……”

听李大娘这么说，那婉姐儿更是紧紧抱住吴部长不放，哭得更令人同情了。泪水将吴部长的肩头都弄湿了。

吴部长急了，使劲挣脱身子，退后一步，抻抻被婉姐弄皱的衣服，朝后拢拢头发，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神，用一种为难的语调说：“大娘，婉姐儿，不是我的心太冷硬，我也是个女人呀！我是喜爱婉姐的。可我是党员，是县委的干部，是来负责搞阶级成份复查工作的，党的政策、党的原则，一条条在那里摆着，我……我不能……你们不能要求我做犯错误的事呀！即使我包庇了赵家，今后兴许还会再搞一次阶级成份复查工作的！千不该万不该，都怪我不该看那‘屯志’，我要不看，也就知道了。我如今知道了赵家的来龙去脉，怎么能存心包庇啊！”

听了吴部长这番话，婉姐儿不哭了。她徐徐抬起头，泪眼汪汪地看了吴部长一眼，一扭身从屋里跑出去了。

李大娘叹了口气，也不看吴部长一眼，转身跨出了门坎。

吴部长呆立许久，坐在炕沿上，双手捂住了脸。

婉姐儿一口气跑回家，跑进自己的屋子，扑在炕上，放声大哭。

“赵先生二世”听到女儿的哭声走过来，大声问：“婉姐儿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人欺负你了？快告诉爹！”

婉姐儿一下子坐起来，看了爹一眼，又反身扑在炕上大哭。

“你哭天呛地象什么样子？给我开口说话！”“赵先生二世”发脾气了。

婉姐儿就是不说话，她猛地爬起来，奔入爹住的那间屋，打开炕箱盖，将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，扔得满炕遍是。

“你给我住手！”当爹的也跟了过来，大吼一声。

婉姐儿这会儿也不惧怕爹了。她将箱子翻空，没见她要找的东西。她用力摔上箱盖，推开站在门口的爹，又奔入自己屋里。

她在寻找“屯志”。

她一眼发现“屯志”放在炕角，跃上炕，站在炕上，抖开那包卷在外面的红绸，拿起一本“屯志”乱撕乱扯。扔掉一册，又拿起一册，刹时间，撕得满炕尽是碎纸残页。

“你发疯啦！”“赵先生二世”顾不得当爹的提统，也跃上炕，同自己的女儿争夺“屯志”。

李大娘忽然出现在这屋里，冲着“赵先生二世”大声嚷道：“婉姐儿他爹！你还宝贝你那‘屯志’呢！你个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的人，你还拿给人家县里的干部看了。就为它，你们家要被划成富农啊！”

婉姐儿一下子坐在炕上，抱着被垛又哭。

“赵先生二世”争夺到手的几册“屯志”，掉落在炕上。

“富农？……”他也一下子呆坐在了炕上……

## 二

沿江屯的人们，对于将赵家划为“富农”这件事，最初都有些难以接受。他们普遍认为，这件事不仅与赵家有关，也与全屯人的荣辱有关。沿江屯，方圆百里内的文化屯，人人接受的却是一个富农分子传授的文化，这对于全屯的贫下中农来说，也未免太不光彩了呀！非但不光彩，简直是奇耻大辱！再说，全屯人养活赵家父女俩，乃是心甘情愿的。他们并不认为这就等于赵家变相地剥削了他们。为了使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成为识文断字的人，莫说赵家只有父女俩，就是七口八口一大家子，他们也肯养活。倘若“赵先生二世”果然被划为“富农”，那么今后谁来教他们的子女上学念书呢？总不能让一个“富农”分子继续给全屯的孩子们当先生吧？

当天晚上，全屯推举几名能说会道的人，来到李大娘家，要代表全屯人，跟吴部长交涉交涉。

吴部长的态度很坚决，使这几个人扫兴而去。他们去了后，吴部长独自一想，不行，看来工作还需进一步做得细致些。她认为，自己是把全屯人的觉悟估计得过高了。原来，他们的觉悟并没多高。他们受了变相的剥削，竟没有一点起码的意识。她很有必要好好启发启发他们的觉悟。她打定主意，第二天召开一个全屯大会。并立刻找出笔记本，认认真真地思考起第二天的演说提纲来。

第二天，吴部长的演说很成功。全屯大会，也似乎收到了预

期的效果。全屯人在吴部长的启发之下，都不得不承认，他们是受了赵家两代的变相剥削。他们都因为过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变相的剥削，而感到万分羞愧。

在吴部长的演说结束前，会场混乱了一阵。因为，人们分明听到了赵家传来婉姐儿的嚎啕大哭。

“赵先生二世”就在全屯人开会间，一根麻绳上吊了。上吊前，头上罩了一块白布，大约是想以此方式表明自己是个一清二白的人。

“二世赵先生”，不，“富农”分子赵悦白，被沿江屯的人们草草埋在了沿江屯的坟丘地。他的坟，远离沿江屯死者们的坟，和“一世赵先生”的坟并埋。“一世赵先生”的坟，在沿江屯的坟丘地中，占据着好风水，周围几株大树环抱，遮雨挡风，是唯一的石砌坟，可算得上是沿江屯的厚葬了。沿江屯的今人们，受了吴部长的启迪，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之后，认识到他们的前辈人对“一世赵先生”的厚葬，按照今天的阶级观点来看，是太有点那个了。他们替前辈人们感到羞愧。但又不能把“一世赵先生”的坟给平了，因为那也就同时亵渎了他们的先人们。如今，将两代“赵先生”的坟非埋在一起，虽然“二世赵先生”无形之中也占据了好风水，但“富农”的成份，毕竟等于同时划到了“一世赵先生”头上。沿江屯的人们心理上多少替他们的先人们感到了一点轻松——总不能让“一世赵先生”白白“变相剥削”了他们的前辈人，而丝毫不受声誉上的谴责啊！

吴部长站在村口，远远望着人们埋葬“富农”分子赵悦白，远远望着人们陆续散去之后，婉姐儿扑在爹的坟头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她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她隐隐感到良心受着一种谴责。她既可

怜婉姐儿，又可怜自己。可怜自己不得不做一件违心事——婉姐儿今后的命运，可想而知的命运，是毁在了她的手里。

她心里却又是那么喜爱婉姐儿啊！

她回到李大娘家，匆匆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没跟沿江屯的任何一个人告别，怀着一种悲凉心情，回到县里去了……

吴部长就这么一走，给沿江屯的人们留下了许多不明不白。大人们，不明白他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婉姐儿？果然拿她当一个“富农”的女儿去对待，他们觉得很不忍心，她毕竟才是一个半大姑娘呀！而且，又处在了子子一身，无依无靠的地步。再说，无论如何，她也还是一个“闯关东”的山东人的后代。吴部长虽然并不重视这一点，沿江屯的人们可非常重视这一点。孩子们，则比大人们的头脑简单多了，他们不明白的只有一桩，那便是，今后他们还可以不可以跟婉姐儿在一块儿玩了……

婉姐儿从爹的坟前一路哭回家中，看见被自己扒塌的窗台，想到前一天自己和吴部长的种种姊妹亲情，如今云消烟灭，仿佛残梦。自己相依为命的老爹，又正是怀着对那位“姐姐”的满腔怨恨寻了短见，一颗少女的心，宛似碎镜，再不能照出一个完整而美好的世界来了。绝望之极，也想到了一个“死”字。她一边哭，一边寻找到了一条麻绳，正是从爹脖子上解下来的那条麻绳，搬个凳子踩着，就往门楣上拴。

“婉姐儿！你干什么？！”一声断喝，吓得她几乎从凳子上跌下去。扭头看时，是李大娘。

“你给我从凳子上下来！”李大娘又对她喝了一声。

不知为什么，婉姐儿极顺从地听了李大娘的话。

李大娘一把从她手中夺下绳子，扔在地上，将她紧紧搂在怀

中，说：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可是吓死大娘了！幸亏大娘早来一步，要不，你那小命也随你爹去了！你给大娘作个保证，今后再也不敢有这念头！”

婉姐儿在李大娘怀中呜呜地哭成了个泪人儿。

李大娘又说：“婉姐儿，人总有一死，你爹不过是比旁人先走了一步，你哭也不能将他哭活转来。你听大娘我对你讲一番话，是大娘我将你接生下来的，大娘看着你长到十四岁，除了你爹，全屯再没一个人比得上大娘我更喜爱你。大娘这一辈子就盼着得个闺女，可偏偏没个闺女，你若是瞧得起我，你现在叫我一声娘，我认了你这闺女，今天就将你领回家去，跟大娘我一块儿生活。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听明白了么？”

婉姐儿使劲咬着嘴唇，止住哭声，仰起脸，清清楚楚地叫了一声：“娘！”

这一声“娘”，把李大娘的老泪也叫了出来。她攥着袖头拭拭眼角，握住婉姐儿的一只手，说：“走，跟娘回家去！”

沿江屯的几位老人出面主张，暂且将赵家的房产封了，留待婉姐儿长成人后，能够独自立户过日子了，再还给她。他们说，事不能做绝了。就算两世“赵先生”都“变相剥削”了沿江屯的每一户人家吧，那也和婉姐儿毫无干系。咱们沿江屯不能象别的村别的屯，当年斗争地主、富农似的，分了她的家！那么做，可就太不仁义了！

沿江屯的人们，普遍都很赞同这几位老人的话。有几户想趁人之危的人家，暗中垂涎赵家的三间宽敞的房子，但怕引起众怒，于己不利，不敢公开表露什么。心怀叵测的人，哪儿都有，沿江屯也不例外。

两月后，这一场由“阶级成份复查工作”引起的风波，渐渐平息。除了婉姐儿的心仍浸泡在悲哀之中，沿江屯的人们，都恢复了以往恬淡的生活心境。

生活就象一支化学试管，里面盛着各种化学元素，一旦受到意外的摇动，便会发生不寻常的，有时甚至是很剧烈的化学作用，引起连锁反应。

谁也不曾料到，一波刚平，又起一波，沿江屯出了个小伙子，扬言要替婉姐儿包打不平！

这小伙子不是别人，是李大娘的小儿子李占元。抗美援朝那一年，十八岁的李占元，胸前戴着大红花，被沿江屯的人们送过松花江，参加了志愿军。四年来，他年年立战功，年年有立功喜报，县里的干部们敲锣打鼓地送到家中。他人虽还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，名字却成了沿江屯的骄傲。不，甚至也成了全县人的骄傲。连县长每年在新年联欢会祝词中，也忘不了提到一句——向志愿军战斗英雄李占元致敬！

一天傍晚，几个在屯外玩耍的孩子，望见一个步伐矫健的人身背行装，顺着江边小路朝屯中走来。一个眼尖的孩子忽然认出那人，叫起来：占元叔！那是占元叔叔！”其余的孩子，有的兴奋地朝他奔过去，有的边喊边往屯子里跑：“占元叔回来罗！占元叔叔回来罗！”

孩子们的喊声使沿江屯骚动起来，刚刚放下饭碗的大人们，纷纷跨出了家门。使全屯人感到光荣的战斗英雄，在一群孩子们的前呼后拥下，刚进屯，立刻又被大人们包围住。那问长问短的亲热劲儿，打内心里产生的崇敬态度，不必形容。

李大娘正在家中闲坐，听到孩子们的呼喊声，就问婉姐儿：

“外边孩子们喊什么呢？我怎么听着好像是喊你占元哥回来了？”

涮碗洗筷的婉姐儿，说一句：“娘，我出去看看。”撩起围裙擦着手，就往外跑。她刚站到院子里，那英雄人物已在大人孩子们的簇拥之下，如众星捧月似的，大步走进了院子。婉姐儿一眼瞧见他，那颗少女的心不知为什么就怦怦跳起来。她反身入屋，告诉李大娘：“娘，占元哥回来了！”说罢，就躲进了自己住的那屋。

李大娘听说是朝思夜想的儿子回来了，转身就朝屋外走。李占元却已经出现在了门口，激动地叫了一声：“娘！”

李大娘惊喜地瞅了儿子片刻，脸上泛起了笑容，眼中盈满了泪水。儿子回来的太突然了，她简直怀疑自己是想儿子想痴了，在大白天做梦。

成了英雄人物的儿子，搀着自己的老娘走到炕前，扶娘坐在炕沿上，放下行装，笑微微地说：“娘，我们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，将美国鬼子打过了三八线，朝鲜战争结束了，我也复员了，今后再也不离开你了，侍候你老人家一辈子！”

李大娘这时才注意到，儿子从朝鲜战场带回了两种极不寻常的东西——胸前的几枚勋章和左脸腮上的一道伤疤。那伤疤愈合得不好，从嘴角直到耳边，使儿子那张脸一半英俊，一半丑陋；一半熟悉，一半陌生。

“你的脸……”当娘的吃惊地瞧着儿子那可怕的面脸。

“让敌人的刺刀挑的。不过我没让他占便宜，用手榴弹砸碎了他的脑袋！”儿子轻描淡写地说。

当娘的立起身，发现儿子比离家时高大了许多。她双手将儿子从前到后，从上到下摸个遍，肯定儿子的胳膊腿还都在，是真

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才暗暗舒口气，放心地坐下，喃喃地说：“仗打完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就好，这就好。昨夜里，我还梦见你负了重伤……”说着，就撩起衣襟拭眼睛。

跟进屋内的人中，有一个开口道：“占元当英雄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呀！”

李大娘连声答道：“高兴，高兴！”

又有一个开口道：“快给占元做顿饭吃吧，他兴许早饿了哩！”

第三个人紧接着对众人说：“大家都回去吧，咱们占元刚回来，让他好好歇息歇息！”

一句“咱们占元”，使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众人散去之后，他对娘说：“娘，给我做顿面条吃吧，整整四年没吃娘做的面条了！”

“好，好，娘给你做顿面条吃！”当娘的喏喏着，高高兴兴地做面条去了。

面条一会儿端上了桌子，儿子津津有味地吞着，娘目不转睛地瞧着。儿子吃着吃着，忽然放下碗，侧耳聆听了一会儿，转脸问娘：“娘，是谁在那屋里哭？”

儿子这一问，李大娘想到了婉姐儿。她不禁暗暗谴责自己，真是太不该了，怎么亲生儿子一回来，就将婉姐儿冷落在那边屋里了。

她赶紧起身走过去，见婉姐儿伏在炕上，咬着手背，泪水洗面，发出努力克制的低低的哭声，听了令人心碎。

这少女真是悲哀到顶点了啊！人家当了英雄的儿子复员回家了，自己这“富农”的女儿，今后有何脸面还生活在这英雄之

家呀！主动离开李家，自己今后又如何生活呢？受人欺负时，谁会来保护自己呢？厚着脸面继续住下去，就算李大娘仍能把自已当闺女看待，占元哥又会如何对待自己呢？寄人篱下，倘再受人冷眼，招人嫌弃，那倒还莫如两个月前跟爹一块儿去了好，一了百了……

李大娘轻轻拍着婉姐儿的身子，被她哭得心酸地说：“婉姐儿，你咋又哭了？快起来，擦了泪。你快去见过你占元哥呀！”

婉姐儿勉强止住哭，默默无言地坐起了身。李大娘怜悯地抓过她的一只手，见她那皮肤细嫩的手背上，已咬出了两排深深的紫色的牙印。

“婉姐儿？……”占元也跟在娘身后走了过来，他认出婉姐儿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一时愣在了那儿，瞅瞅娘，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。

婉姐儿低垂下了头，扭过身子，没勇气望他一眼。在这位获得了无比光荣、人人敬仰的英雄面前，她自卑得无地自容。

占元抽出跨入屋内的那只脚，在门外低低唤了他娘一声。

李大娘瞧着婉姐儿长长叹口气，走出屋，将儿子从门外拉开几步，将沿江屯两月前发生的事告诉了儿子，之后说：“婉姐儿今后就是你的妹妹，我是拿她当亲闺女一样看待的，你今后也要拿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！你若轻视她，我就不依你！”

占元听罢，说：“娘，我是赵先生的学生，婉姐儿本来就是我的师妹，我哪能轻蔑她呢！”他用手指轻轻摸着脸上那道伤疤，沉吟半天，又开口说：“不过，这件事肯定是弄错了。娘，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分到县委工作了。而且，我认识吴部长。明天，我就到县里去找吴部长，我相信她会将这件事纠正过来的。”

听儿子的话说得那么自信，当娘的眯起眼睛，对儿子刮目相视起来。

“你……你咋会认识人家吴部长呢？”当娘的心里还是多少有些怀疑。

“娘，你忘了？我参军前，不是在县委宣传部帮助工作过几天么？”儿子微微一笑。

当娘的猛然拍了一下双手，她想起来了。她不但想起儿子参军前的确是在县委宣传部帮助工作过一阵子，还同时想起，儿子那时一回到家中，张口闭口，总把吴部长挂在嘴上，对吴部长崇拜得五体投地。

“婉姐儿！婉姐儿！”李大娘叫着婉姐儿，疾风似地又奔进婉姐儿的屋，将婉姐儿扯出来，拉到儿子跟前，几乎是欢天喜地般说：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这下可就好了！你占元哥他认得吴部长。而且，他又分在了县里工作，他明天就到县里去，叫吴部长把你的成份改过来！”

婉姐儿缓缓抬起头，瞪大一双痴呆呆的泪眼，定定地瞅着占元，仿佛在无声地问：“占元哥，真的吗？你不是在骗我吧？”

“婉姐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”李占元胸有成竹地说。说罢，转过了脸。眼前这个哀容切切的婉姐儿，跟四年前他离开沿江屯时，留在印象中的那个妩媚快乐的婉姐儿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他不忍心看她，心中暗想：如果他李占元当时在沿江屯，是绝不允许沿江屯发生这种荒唐事的。

婉姐儿终于开口说话了：“占元哥，你要是能……我要一辈子给你和大娘做牛做马……”说着，就想跪下去。

“我的闺女！你又来这模样了！你这不是要折磨我的心么？”

李大娘双手捧住她的脸，大动感情地说：“再也不许你说那做牛做马的话！……只可怜你爹，一时想不开，要是你占元哥早回来两个月，这件事儿哪会发生啊！”

“娘，别说了……”娘提到他的先生，李占元挺难过。

他看了婉姐儿一眼，大步走出了家门。他不知不觉地走到了赵家，站在赵家小院里，望着门上的封条，油然产生一股悼念之情。他是“赵先生二世”最得意的门生，虽然也挨过手板，但次数不多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他不唯是战斗英雄，而且是《志愿军报》的战地通讯员。他写的几篇战地通讯，在《志愿军报》发表后，曾引起强烈反响。

有一次，师政委到战壕中视察，问道：“谁叫李占元？”

“我！”他随声站起。

政委走到他跟前，上下打量着他，又问：“你是文科大学毕业生？”

他摇摇头，惭愧地回答：“不是……”

“高中毕业生？”

“也不是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是什么文化水平？”政委有些迷惑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低声回答：“就算……小学吧，政委，我才读过五年书。”

“五年？”政委不相信地摇摇头：“你骗我？小学五年的文化水平，能写你那么一手好文章？”

他急了，涨红脸，解释道：“真的，政委。我们屯子里的赵先生，可有文才啦！我是他的学生……”

政委沉吟片刻，郑重地对他说：“李占元，你要是给这位赵先生写信，别忘了给我带上一句话，我谢谢他，谢谢他教会你写出一手好文章！你以奋勇杀敌的英雄本色成为我师战士的榜样，你写的战地通讯也同样激发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概。这其中也有你那赵先生的一份功绩！”

他真后悔，这封信没写……

院子里，扫帚梅和指甲花开败了，几只蝴蝶恋着已来不及开的花蕾朵绕来飞去。梨树该打尖了。栽在篱笆下的一垅大葱分明是长空了……

婉姐儿扒塌的窗台已砌好了。窗纸刮破了几处。他走到窗前，从破绽往屋里看了一会儿，屋里一切如故。“赵先生二世”书写大楷的那只毛笔，依然插在剥了漆的桌子上的瓷瓶里。那瓷瓶是“赵先生一世”传下来的，他打碎的。婉姐儿的爹当时心疼得直跺脚，但并没责备他。后来，他陪着婉姐儿拿到县城锅上的……

“吴茵，吴茵，你做了件什么事啊！”他心中自言自语地说，对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产生了一种难以原谅的怨恼情绪，也对沿江屯的人们产生了一种难以原谅的怨恼情绪。在这件事上，怎么就没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反对她呢？

那天晚上，他彻夜难眠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月光很亮，透过窗纸，洒进一片朦朦胧胧的月辉。他坐起身，从军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，从笔记本的夹皮儿中，取出一张照片。那是妇女工作部部长的照片，他移近窗子，想看清一些。却看不清，只能看出照片上一个模糊的虚影。

“占元，我真想不到，你们一个小小的沿江屯，竟会冒出你

这么一位土秀才。”

他参军前，在县委宣传部帮忙工作的那段时间，吴部长经常对他说这一类话。她夸奖他的毛笔字写得好。他的毛笔字的确写得好。是“赵先生二世”手把手教他练出来的。倘不落款，和先生写的字就几乎难以区别。当她问他练的是哪派字体时，他不无自傲地回答她：“赵体。”她还向他要了一条字幅，贴在她宿舍的墙上。他记得，他给她写的是：惟有南风旧相识，

径开门户又翻书。

有一次，她问他：“占元，你想不想留在县委？你若想，我替你去跟县长说说，准会同意。”

他摇了摇头，他不是不想留在县委工作，他是不敢产生这样的奢望。觉得产生这样的奢望太不知天高地厚了。何况，他当时猜不透她是不是在揶揄他。因为，她跟他接触时，常有意无意地显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。包括她对他的赏识，也带有这种意味。她使他感到可敬而又不敢亲近，可信而又难以完全相信。

他是在县委直接报名参的军，事先并没有对她说。他的名字被写在大红纸上贴出来，她才知道。她找了个借口，把他带到她的宿舍，问：“你就要离开我了，怎么都不告诉我一声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他事先曾想告诉她的，又怕显得唐突，怕她会多想：你参不参军，告诉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你什么人。

她见他没回答，默默地望他一会儿，低声说：“今晚，我要亲自给你做顿饭，为你饯行！”只是，在那一时刻，她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气才没有了，更多地流露了女性的柔情。

他没拒绝她的好意，确切地说，是没敢拒绝她的好意，怕她

生气。他觉得自己的脸，不知为何突然发起烧来。他敏感到她的目光在注视他，有些惶惑地转过脸瞧别处，却瞧在她的小圆镜里，发现了一张清秀中透露出英气的脸，他自己的脸。他长这么大，很少照镜子。那一天，他才知道，自己原来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小伙子。他立刻低下了头，许久没勇气再抬起来……

他立下第一次战功后，收到她的第二封来信。在这封来信里，夹着那张照片。字里行间，暗示出她对他的敬仰。署名也由第一封信的“吴茵”两个字，变成了一个笔划秀丽的“茵”字。从那封信开始，他才觉得，在他和她之间，开始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关系……

四年中，他们互相通了几十封信，她写给他的每一封信，他都保留着。在炮火硝烟、枪林弹雨中，出生入死，英勇杀敌，她的照片总是揣在他贴胸的内衣兜里。几十封信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很微妙地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她由居高临下的部长变成了一个多情女。他由一个崇拜者，而变成了一个被崇拜者。他起初并不习惯这种变化，对这种倒置的变化感到心理上很不自在。但后来，居然渐渐适应了，习惯了。正因为此，他才敢对婉姐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。”

第二天，当李占元出现在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面前时，她由于意想不到，整个心一下子被激动钳住了，怔怔地望着他，许久才站起，脸上焕发出光彩，两眼闪耀着喜悦。

“占元？……”她轻轻叫了一声，随后，有些慌乱地从办公桌后，跨了出来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李占元语调稳重地说，向她伸出一只手。

她不无羞涩地握住他的手，觉得他的手特别有力。她非常惊

奇地观察到，不，是感受到了他的变化。他由四年前，在她面前多少有些自卑的农村小伙子，变成了一个堂堂男子汉。包括他的语调，都体现出一个堂堂男子汉的优越的自我意识。那一时候，她觉得自己太爱他了，觉得他脸上那道伤疤，使他显得更英俊，更威武了。盯着他胸前的四枚英雄勋章，他心中暗想：“他完全配得上做我的丈夫！有这样一个丈夫，我会感到幸福的。”心中这么想，她微微抬起头仰视着他，眸子里投射出无限的柔情。若不是办公室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同志，她会毫不迟疑地扑在他怀里，紧紧搂抱住他，热烈地吻他。

他却矜持地放开了她的手，看了那个女同志一眼，低声说：“你要是不忙，我想跟你谈件事。”

她赶紧回答：“不，我不忙……”

那个女同志，很识趣地对他们笑笑，走出去了。

他首先坐下，见她仍站着，说：“你也坐嘛！”

她脸一红，妩媚地朝他一笑，回到办公桌后，款款坐下，目光始终盯在他脸上。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问：“婉姐儿家的成份，根据什么划成富农？”

她想不到他问的会是这件事。由他提起这件事，她的心情立刻变得沉重起来。回到县里以后，她的心灵一直承受着对婉姐儿的负疚。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负疚感，无过的负疚感。她神色阴郁了。

“我……”她低下头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我问你呢！”他提高了声音。

她抬起头，呐呐地说：“咱们刚见面，先别谈这件事，行吗？”

几乎是在恳求。

“不，我今天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你的。”他的口气很固执。

她感到内心被刺伤了，有些生气地反问：“你是受人之托来说情的吧？”

他也不由得生气了，回答：“我是来质问你的，你干的什么事！婉姐儿她父亲的死，你是有责任的。”

“我有责任？！”她霍地站了起来：“我有什么责任？！我是按照党的政策办事。赵家该定什么成份，你们沿江屯的‘屯志’上写得一清二楚……”

不待她把话说完，他拧起了眉：“别给我上政治课，我也是党员。今天，你得把赵家的成份更正过来！”

“更正？怎么更正？给赵家的成份重定个贫农？这我不能。告诉你，沿江屯的阶级成份复查材料已上报了。赵家的情况，我也向县长当面做了汇报，县长同意我的结论！”

他眯起眼睛，瞪了她半天，忽然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我找县长去，我不信县长也象你这么教条！”说罢，气咻咻地大步走了出去。

“你……”她想叫住他，已来不及了。眼睁睁地望着他头也不回地走掉了，她不仅情感，而且连自尊心也受到了伤害，紧紧咬着嘴唇一动不动地呆坐了很久，忍不住伏在桌上低声哭了。

李占元走到县长办公室门外，犹豫了一下，轻轻敲门，听到一声“请进”，推开门跨了进去。

县长正在和一个人谈话，抬头看见他，马上就认出了他，站起来大声说：“哎呀呀，这不是我们的英雄李占元同志回来了么？”迎着他走过去，主动伸出了双手。握过手之后，县长请他

落座。他刚坐下，县长递过了一支烟；他刚接烟在手，县长划着一根火柴，替他点着了烟。

县长亲切地望着他，问：“李占元同志，将你安排在县委宣传部工作，你没什么意见吧？”

他无所谓地回答：“没有。我是共产党员，在什么岗位上工作，由组织决定，听党安排。”

“好，好，觉悟很高嘛！”县长满意地点点头，微笑了。

他看了一眼坐在县长对面的陌生人，说：“县长，我……想同您谈一件事，不知这会儿是不是打扰你……”

县长说：“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我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一位是我的老战友，来看看我。我们在随便聊天，你谈吧，谈吧！”向他俯过身，显出平易近人，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
县长这种态度，增强了他心中所抱着的希望。于是，他就将赵悦白的死和婉姐儿的可怜处境详详细细地述说了一遍。之后，难以控制自己内心的冲动，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县长的双手，说：“县长，两位赵先生毕竟使咱们一个小小的沿江屯成了个文化屯呀！说他们变相剥削了沿江屯的人，有点昧良心啊！多划一个富农，对咱们党有啥好处呢？无非是多了一个改造对象而已。赵悦白已经死了，我看婉姐儿也没什么值得要格外加以改造的……”

县长的手，慢慢从李占元的手中抽出，身子，也随之坐端了。

“我是完全同意吴茵同志的意见的。”县长清清楚楚地说，表情渐渐严肃起来。

他极其失望地将目光从县长脸上移开，沮丧地低下了头。屋内的气氛，一时沉默起来。

“占元同志，”县长终于又开口说话了，“在这一类事情上，我们共产党人，历来是主张反对私人情感的。这是我们的党性和立场所要求的。你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了，你还是一个战斗英雄哩！不要让任何私人情感主宰了自己的头脑！……”县长分明在批评他。

“县长，我不承认我是受私人情感的驱使，才找您谈这件事的，我是想不明白，想不通！”他还企图据理力争。

“好啦，不要再谈了。你越说越不象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了。不要当了英雄，就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。以为你有资格对党的政策进行干涉了。这样发展下去，对你危险的！明白告诉你，阶级成份复查，全县已结束，材料已报到地委去了。就算我被你说服了，赵家的成份也是不可更改的了。”县长的口气相当严厉。他知道，毫无周旋的余地了。

他默默地站起来，也没看县长一眼，搭拉着脑袋，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。好象一个在法庭上被宣判了什么罪名的人，走下被告席似的。

他失望地走到了县委大院门口。吴茵从后面赶上了他，抢前一步，拦住他的去路。

他抬起头，一言不发，眼神茫然地注视着她。

她也注视着她。他们一言不发，彼此注视了许久，各自都怀着复杂的心情，谁也不愿先开口说话。

有几个出入县委的人，奇怪地回头看他们。

“你不听我的话，碰钉子了吧？”还是她首先打破了难堪的僵局，又责备又温柔地说。

他没回答，也不知应该回答什么。

“你呀，还是个战斗英雄哩！那么心慈肠软的，将来在工作中，不犯右倾错误才怪呢！”

他仍不回答，眼神更茫然了。

她继续说：“你复员之前，你的名字就常挂在县长嘴边上了。县长是打算今后重用你的，你今天会给他留下个什么印象呢？”

他还是不回答，表情呆板地站在那儿，仿佛丢失了什么宝贵的东西一样。挂在他胸前的几枚英雄勋章，在阳光照耀下，金光闪闪。

“占元，听我的话，你今后再也不要过问这件事了吧！你想想，即使我错了，县长会跟着我错么？县委成份复查领导小组会跟着我错么？我知道，你对赵家父女有特殊的感情，可你也不能因这种感情就犯立场错误，就断送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呀！你我都是共产党员，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，搞阶级斗争，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使命啊！……”她侃侃而谈地劝他，既诚恳，又耐心。象一位大姐姐在劝说任性的小弟弟。她这种态度表明，她并没有因为他刚才对她的刺伤，而耿耿于怀，不肯原谅他。

然而，他却分明是不肯原谅她的。她对他说了那么多话，她看出他一句都没有听进心里去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

“我是把话说透了，听不听，随你的便吧！”她怨恨地瞪了他一眼，一扬头，快步走了……

沿江屯的英雄李占元沮丧地回到了家中。

李大娘一见儿子的面，开口就问：“占元啊，那事儿你办的咋样？”

婉姐儿在一旁用殷切的目光瞧着他，期待着他的回答。

他辜负重托地看了那少女一眼，闷声不响地仰面朝天，往炕

上一躺，一只手习惯地摆弄着胸前的勋章。

李大娘和婉姐儿心中明白了。

婉姐儿轻声对李大娘说：“别再问占元哥了，他一定是为我受了不少责难。只要您和占元哥不嫌弃我的成份，容我和你们一块儿过，我认命了……”她说着眼眶里落下成串成串的泪。

李大娘叹口气，摇了摇头，想安慰婉姐儿几句，却找不到一句能使她真正感到安慰的话。

婉姐儿噙着泪，转身走到厨房去了。虽然，他没为她办成那件事，她心中还是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她猜他一定饿了，她要给他扞一张油饼吃，扞得薄薄的……

李占元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头脑中还在苦苦思索，思索县长对他说的话，也思索吴茵对他说的话。他不能不承认，县长和县委妇女工作部部长对沿江屯发生的这件事，认识比他高明，比他深刻。他也不能不承认，县长对他的严肃批评，吴茵对他的谆谆劝导，都是为他好，实心实意地为他好。县长是出于对他这位给本县带来光荣的英雄的爱护。而吴茵则不仅仅是出于对他政治上的爱护了，还出于对他这位英雄的爱慕之情。她是一个爱英雄的女人。他完全相信，她对他的爱情是不掺假的。

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只有一点，在一个小小的沿江屯重划出一个“富农”来，为什么竟使县长和吴茵觉得，好象是为党做了一桩了不起的工作，立了一大功似的。这并非他的想象，而是从他们说的话中体味到的。可是，这样做究竟对于沿江屯的人们，对于党有些什么实际的好处呢？不就是少了一个“赵先生”，多了一个“富农”的女儿么？倘若反过来，多一个“赵先生”，少一个“富农”的女儿，生活不是会更美好一些的么？他觉得这件

事真是既严肃又荒唐。因为，严肃的县长和严肃的吴茵同志，认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所以才显得很荒唐。年轻人那种不太可爱的固执，和有了文化的农民那种较可爱的独立思考，在他身上同时起了作用。可怜的婉姐儿就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屯子里，同一个屋顶下，他不能做到眼不见心不烦。他暗下决心，非求得个令他心服的黑白曲直不可……

他还要去找地委。

### 三

几天后，沿江屯的英雄人物出现在地委大院时，没穿他那身复员军人的军装。当然，胸前更没戴那几枚英雄勋章。他穿的是一套半新不旧的便服，四年前的衣服，如今穿在身上，显得瘦小，使他那样子挺古怪。强壮的身体将衣服撑得紧绷绷的，好象他是穿着一套孩子的衣服，忽然长成了一个大人似的。他有意不穿军装。被县长当面严肃地批评了一通，他总结了一次教训——这件事也许不适合以一位战斗英雄的身份出头露面去办，否则，可能所有接待他的人，都会对他说一番县长和吴茵说过的话。

既然穿着一身农民的服装，人家也就把他视为一个普通农民。他经人指点，走进了地委群众来访接待办公室。

在他之前，有三个来访者，两男一女，两个男的也是农民，那女的一看便知是县城里的人，他们都坐在同一条长凳上。他推门进去时，他们的目光一齐投射在他身上。他们那种猜测的目光使他多少感到有点不自在。那女的比他大不了几岁。她往两个男的那边挤了挤，给他让出勉强能坐下的地方。他犹豫一下，默默

坐下了。

一会儿，接待员来了，是个四十多岁的，知识分子模样的人。那两个男的，一个是村干部，老婆死了，想要续娶本村地主的小老婆，群众反对，县里不批准，于是就找到地委来了。

接待员问：“你们村上再也没有你可以娶的女人了么？”

“有，有啊！”他赶快回答：“大姑娘小寡妇，有几个呢？”

“那你为什么非要娶一个地主的小老婆？”

“那地主死了，她也想改嫁呀！”

“她改不改嫁，那是她的自由。可你不能忘记，你是一个村干部。你娶什么样的女人当老婆，在群众中是会造成影响的。”

接待员对这个二茬子光棍并不表示同情，认为群众反对的很有道理，县里不批准也做得正确，三言两语，冷冷淡淡地就将二茬子光棍打发走了。

那另一个男人，是因为经常虐待老婆，村上的人要开他的批判会。他不服气，找到县里，县里的答复是，他们村上开完他的批判会，县里还要开他的批判会，拿他当一个全县压迫妇女的反面典型。

“同志，我今后再不打老婆了还不行吗？县里要是也开我的批判会，我还怎么有脸活呀？只在村里批判我还不行吗？我保证，我改……”他那样子虔诚之至。

接待员笑笑，也不回答他，抓起电话，和县委通了一次话。放下电话后，对他说：“好啦，县里不会再開你的批判会了。不过，你如果再犯一次打老婆的错误，我可不愿替你说情了。”

那打老婆的，千恩万谢地退出去了。

那女人，则是个挨打的老婆。而且，是个包办婚姻的牺牲者。

她说什么也再不愿跟丈夫过下去了，她要离婚。但她的丈夫在县委有个什么靠山，使她的目的不能达到。

“离不了，我就死……”那女人泣不成声。

“你不要哭，我给你做主。”接待员拿起笔，在办公纸上写了几行字，递给了她。

“同志，你可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”女人接过那张纸，也千恩万谢地离去了。

接待员点着一支烟，吸了两口，看着沿江屯的英雄，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坐前边来谈吧！”

这位接待员处理各种事情的权力，使沿江屯的英雄人物肃然起敬。他思忖，只要能引起对方的同情，对方一个电话，或者一张写上几行字的地委办公纸，婉姐儿的命运就会得到改变。所以，当他坐到办公桌前的椅子上，不禁对接待员产生了一种又敬又畏的心理。他将话说得很慢，每一句话都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唯恐哪一句话说得不恰当，使这位接待员听了不快。

他说完，出了一头汗，好象卸下了什么重负似的，心里倏然感到一阵轻松。

接待员将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，盯住他的脸，沉吟了半晌，不动声色地问：“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来的目的，是要给一户富农更改成份？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”他连连摇头，解释道：“赵家根本就不应该被重划为富农！”“那么，你们那‘屯志’上关于赵家的记载，是胡编的罗？”

“不，不是胡编的，那倒都是真真实实的……”

“既然都是真实的，那不就是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根据么？”

我看给赵家定个富农，并不错。”

“这……”他理屈词穷。

“你和赵家是什么关系？”接待员直截了当地问。

“我……和赵家没什么特殊的关系……”

“那么，赵悦白的女儿，为什么偏偏住到了你家，而不住在别的人家呢？”

他对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，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

接待员又问：“赵悦白的女儿多大年纪了？”

他低声回答：“她才十四。”觉得有些希望似的。

“你呢？你多大年纪？”

“我……二十二岁……”

接待员进一步问：“那么，你跟她又是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谁？……”他一时没听明白对方的话。

“我问的是，你跟赵悦白的女儿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？”对方始终保持着一一种严肃的平静。

他感到受了不可忍受的侮辱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大声反问：“你问这个，有什么必要？”

对方回答：“因为我无法理解，一个贫农，替一个富农到地委来申辩，究竟出于什么动机？”

他不是傻瓜，他看出来了，对方从一开始弄明白他到此来的目的，就用与刚才全然不同的态度和眼光来看待他了。简直判若两人了。对他丝毫没有理解、同情和宽容。在对方眼中，他分明是和那个要娶地主小老婆的二茬子光棍是于一路货。不，分明把他想的比那个二茬子光棍村干部还要坏。幸亏他没穿军装，没挂着那几枚英雄勋章。要不然，对方可能会说出令他更无法忍受的

话。

他因此而愤怒了，“你胡说八道！”他拍了一下桌子，忘记了自己是在地委接待室里。

对方厉声喝道：“不许拍桌子！”

他更被惹恼了。积压在他心中的火气，此刻，是无法遏制地彻底爆发了。

他又拍了一下桌子，拍得比第一次更响。

“你敢再说一句侮辱我的话，我揍你！”真是所谓英雄气盛。他觉得说出这话，还不够解气，顺手抓起办公桌上的墨水瓶，朝墙上摔去。墨水瓶碎了，雪白的墙壁上绽开了一朵蓝色的“菊花”。

“哼！你这里讲不通，我到省里！”他转身就走。走出去时，砰地一声使劲摔上了门。哗啦，一块门玻璃被震落。

接待员吃惊得目瞪口呆。

他还没有走出地委大院，就被门卫拦住了。接着，就有大约一个班的人列队朝他跑过来。那些人是地委机关警卫人员。他们不由分说，朝后拧过他的胳膊，将他押到一间空屋子里，关了起来。听见他们在门外上了锁。他急了，冲到窗前，大喊大叫：“你们放我出去！你们没有这个权力！”

“别吵闹，否则对你不客气！”他们中的一个，隔着窗子警告他。并且，在其余人离开后，仍留在门外监视他在屋里的动静。

他明白，他是被禁闭起来了。却不知道，他所放肆冒犯的，不是一位普通的地委机关工作人员，而是地委书记本人。地委书记每个星期总要抽出一天时间亲自做接待工作。这一天叫他碰上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县委的小汽车开进了地委大院，县长跳下车，匆匆走进了地委书记的办公室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他被从那间空屋子里放了出来。一出来，就见县长站在面前。

他羞愧难当，脖子和脸红得发紫。他委屈地嘟嘟囔囔说了几句什么，却连他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什么。

“李占元，跟我走吧！”县长说罢，拔腿先走，走到吉普车前，也没回头看他一眼，就钻进了车里。

他慢慢腾腾地垂着头也走到了吉普车前，开了一下车门，没开开，只好呆呆地站在车门旁。

坐在车内的县长，一动不动，根本不理睬他。

司机看不过去了，从驾驶室里探出身来给他开了车门。

吉普车一路飞快，从地委大院开出，直接开进了县委大院。路上，县长也没跟他说一句话。他偷眼瞥了县长几次，县长一脸愠怒。

县长跳下车，大步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好象车上就没他这么个人似的。他仍呆坐在车上，静待发落。

一会儿，县长的秘书走到车前，打开车门对他说：“李占元，县长叫你。”

他跳下车，跟在秘书身后，走进了县长办公室。刚一走进去，被县长劈头盖脸大声训斥起来。

“李占元，你也太过份了，居然敢闹到地委去！而且，在地委书记面前替富农百般说情，辩护，告县委的黑状！你以为你当了英雄，就可以不把任何一级党政机关放在眼里了？！难道在赵家的成份问题上，吴茵同志错了，我这个县长也错了，整个县委成份复查工作领导小组通盘错了，连地委书记也错了，就你李占

元一个人正确么?!你简直……简直岂有此理!要不是看你曾是个战斗英雄,就你侮辱地委书记,大闹地委办公室这一条,足以开除你的党籍了!闹到了那种地步,我看你还能不能再以英雄人物自居!……”

他紧紧咬着嘴唇,不反驳,不辩解,耷拉着脑袋,听凭县长训斥。

县长对他训斥够了,倒了一杯开水,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,一边吹,一边喝起来。喝完那杯水,看了他一眼,说:“你可以回去了!”

他一言不发地转过身,朝门外走去。

刚走到门口,被县长叫住了,“你不必到县委来报到了,县委不需要你这样的干部!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,地委书记也是这个意思。”

他怔愣片刻,轻轻推开了门……

他走出县长办公室,见吴茵站在外面。

她低声说:“你先别走,等我一会儿,我替你跟县长说说情。”说完,就进了县长办公室。

他没等她,一分钟都没等……

这一切,李大娘和婉姐儿是全然不知的。她们还以为他到县委工作去了呢。所以,当他回到家中,她们并没询问他什么。他也不想主动告诉他们什么。吃过晚饭,他独自走到了松花江边上,在江边一直坐到深夜……

第二天早饭后,他收拾了一阵农具,对娘说:“娘,我下地干活去了。”

当娘的奇怪地问:“咦?你不是该到县委去工作的么?婉姐

还说，她要天天摆渡你过江呢！”

当儿子的不禁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不想到县里去工作，我还是愿意在家里种地！”

当娘的急了，说：“那怎么行，你这不是不识抬举么？”

“娘，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拿主意，你就别多管了！”当儿子的扛上锄头，走出了院子。

世上没有传不开的事，几天后，沿江屯的人们就差不多全知道了。李占元为赵家的事大闹地委，县委将他除名了。言传总是夸大事实本身，有人还说，他那几枚勋章也被县委没收了。英雄的勋章既然被没收了，那么也就证明县委不再将他当一名英雄人物看待了。既然县委都不那么看待他了，我们干嘛还格外崇敬一个后生小子呢？参加志愿军的多了，立过战功，得过勋章的也多了。何况，还有无数人把性命牺牲了呢！这么比起来，李家的小子也没啥了不起的！再说他也太猖狂得没边了，为了个婉姐儿，敢闹地委。好象咱们沿江屯的人都是胆小怕事的，就他一个人有正义感似的。他为更改赵家的成份，这么跑前跑后的，连英雄人物的体统也丢了，八成真的是因为对婉姐儿有了什么企图吧？

庄户人们的联想有时也是很丰富的。沿江屯的某些大人们，对他们一开始表示崇敬的英雄人物，不那么处处待之以礼了。有的甚至颇觉幸灾乐祸——崇敬其实是一种心理义务，崇敬者是常常以解除这种义务为一快事的。只有孩子们因不再看到他们的占元叔叔穿军装，不再看到他胸前挂着那几枚令他们羡慕的英雄勋章而非常遗憾。

李大娘和婉姐儿也终于知道，他是落到了怎样的田地。当娘

的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问，她心里一清二楚，表面装糊涂，保持着做母亲的尊严，保持着可贵的缄默。这使当儿子的能在某些幸灾乐祸者面前，内心具备足够的刚勇。

婉姐儿则做不到象李大娘那么泰然处之。她暗暗哭了好几次。不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哭，是为被自己的命运牵连的占元哥而哭，她深感自己罪孽深重。这十四岁的少女的内心世界，由于命运的转折，发生了超阶段的变化。罪孽感一旦深入少女的心灵，有时会使一个少女变得象一个走过漫长人生道路、历经坎坷的女性，成熟便迅速取代了天真烂漫。

一天，丧失了荣耀的年轻人又独自来到江边，凝望着被晚霞烧红的江波，沉思默想着自己今后缺乏憧憬的人生道路，内心不由产生了一种惆怅，一种伤感，一种幽情苦绪。忽然，听到婉姐儿在背后轻轻叫他。

他回过头，见她在郁郁地望着他，那双大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奇异的光彩。

他问：“婉姐儿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婉姐儿低声说：“找你。”

“找我？家里有事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，咬着下唇，目光盯着他的脸不移开。

见她这副神态，他想：她那心里一定是比我更郁闷啊！于是，他亲近地对她说：“过来，坐在我身边。”

她默默地走到他身边，紧挨着他坐下了。他感觉到了她的身子在微微颤抖，感觉到了她的呼吸很急促，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的心在怦怦激跳。

他侧转身，关怀地问：“婉姐儿，你怎么了？你生病了？”说

着，伸过一只手，想摸摸她的额头是不是发烧。

婉姐儿却突然张开双臂扑向他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，同时将脸埋藏在他怀里了。

他怔住了。

她喃喃地说：“占元哥，你将来……就娶了我吧！你要是果真不嫌弃我的成份，就让我将来做了你媳妇！你今天就对我立下个誓言……”

他听清了她说的每一个字，可是，好象并没有听明白。他一动也不动，就那么任凭婉姐儿搂住他的脖子，就那么任凭婉姐儿的脸紧紧贴在他胸上。

一会儿，婉姐儿缓缓仰起脸，搂住他脖子的手臂仍不放开，瞪大眼睛看着他，问：“你不喜欢我？”

他慢慢分开她的手臂，握住她的双手，盯着她的眸子，摇了摇头：“可你还是个孩子呀！”

“我说的是将来，再过三年四年后，我就可以嫁人了。”

“即使到那时，我也还是比你大八岁呀！”

“那有什么！咱们屯还有比媳妇大十几岁的丈夫呢！”

“可你现在毕竟还是孩子呀！你现在说的话，是作不了你将来的主的。再说，将来我也不能娶你，只能把你当妹妹看。我若娶了你，屯里的人该怎么议论呢？”

她从他手中抽出了自己的双手。她呆愣了一会儿，一下子捂住脸哭了，哭得很悲哀。

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不要哭……”他手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劝止她。

她边哭边说：“你为我……丢了那么宝贵的荣誉，我一辈子

也无法回报你了……除非给你做了媳妇，我才心安……你却不相信我的话……也明明是和别人一样，心里再看不起我了……除了你，将来谁还能娶我这富农的女儿呢？就是有人娶了我，哪能象你一样保护我，对我好……”

听她说出这样大人心思的话，他对她怜悯极了，被她感动了。他心中倏然涌起了一股男子汉的柔情。

他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也不是嫌弃你！如果你今天的话能做得了你将来的主，你就听我对你发个誓，我李占元将来娶的要不是婉姐儿，是别人，就遭天打五雷轰……”

她赶紧用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，瞅着他，渐渐笑了。那是一个少女内心对将来感到踏实，感到有了希望和寄托的幸福的笑容，纯洁无邪的笑容。

她又倒在他怀里，仰视着他，一根手指轻轻抚摸着 he 脸颊上那道伤疤，喃喃地说：“占元哥，我将来一定做你的好媳妇！你要是喜欢男孩，我就给你生个大胖小子；你要是喜欢女孩呢，我就给你生个好看的闺女！占元哥，咱们别管旁人会怎么议论吧！咱们和和睦睦地过日子。只要自己觉得是幸福的，咱们就是幸福的了……”

他低下头，瞧着她那张俊俏的脸，心中暗说：“命运，命运，这都是命运的过错啊！使原先那么单纯的少女，太早地想到了要给人做媳妇，这真叫人难过啊！”同时，他想到了他和吴茵的关系。他内心感到一种遗憾，一种悲凉，一种难言的苦涩……

婉姐儿的手臂垂落下去，她竟疲倦地在他怀中睡着了。俊俏的脸上，仍保持着动人的微笑……

丢失了荣誉的英雄人物，一度成为沿江屯的人们背地里流短蜚长的话题之后，渐渐也就失去了全部新闻色彩。对于李家收容婉姐儿这件事，人们也不再进行种种兴趣浓厚的推测和猜疑了。庄户人们胡思乱想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而且，绝不肯长久地集中在一件事上。

这对于李家母子和婉姐儿倒是有益的，他们的内心可以不必承受那么多的外界压力了。他们可以象旁人一样，默默地平和地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了。

吴茵给李占元来过一封信，叫他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寄给她，由她转给县长。她要替他央求县长，请县长将他的检讨转给地委书记。她认为，他如果能听从她的话，还是有希望再回到县委工作的。并且，她在信中向他表示，她仍爱着他。

他犹豫了几天，给她回了一封信，告诉她，他根本就不想到县委去工作，他认为自己没有县委工作的水平，只想当一辈子农民。他将她那张照片也随信寄还给她了。他在信中声明，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她，希望她不要再给他写信，今后另择伴侣，并祝她爱情美满，生活幸福……

不久，他便听说，她主动要求调到另一个县工作了。

李占元的哥哥，成家后迁往离沿江屯二十里的周家屯去了。当哥哥的某一天托人捎话，叫弟弟有空儿到他家去一次。

李占元去了。当哥哥的将他训了一顿。

当哥哥的说：“全屯百来户人家，咱们李家为什么偏偏要充大善人，名不正言不顺地收容婉姐儿？你还为她丢掉了荣誉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！我真不明白，你和娘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李家和赵家不沾亲不带故，没根没据地对婉姐儿那么仁慈，图个啥？”

当兄弟的正色回答：“图个啥？啥也不图！婉姐儿小小年纪，还不能独身挑门过日子。就为这。”

当哥哥的火了：“要是将婉姐儿换了别人，我也会收容她的。可赵家如今被划成了富农，富农的成份象她的姓一样，将跟随她一辈子！沿江屯没一户地主，富农就相等于沿江屯的地主哩！”

当兄弟的顶撞道：“哥，你说来说去，不就是一个意思，怕婉姐儿的富农成份牵连咱们李家的人嘛！告诉你，婉姐儿一天不嫁，我和娘就把她看成咱李家的人！你若是怕日后受什么牵连，就趁早和我和娘绝断了亲缘！”说完，愤然而去。

他回到家，娘问：“你哥找你去说什么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他就是想我了。”他一句话搪塞了过去。

.....

婉姐儿在李家母子的庇护下，渐渐消除了内心的哀愁，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四年。虽然，有时一想到自己是一个富农的女儿，不免长吁短叹几声。但一想到自己今后，有占元哥依靠着，便认为那成份不过是块自己太看重了的心病，只要自己不去想它，也并不能妨碍自己和旁人一样生活。

十八岁的婉姐儿，比十四岁时的婉姐儿，更出落得俊美动人了。她那张鹅蛋脸上的秀眉大眼，完全地长开了。脸上多添了一种大姑娘的沉静和端庄。她的身材高了许多，也显得更加苗条，胸脯丰满地隆起来了。她是到了庄户人说的那种非常能勾住男人眼睛的年龄了。只是李大娘母子天天和她在一块饭桌上吃饭，一个门槛迈进迈出，似乎并未特别留心她身上所发生的种种明显的变化。她的活动范围是很有限的，很少走出李家院子，很少在屯子里抛头露面。

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沿江屯的人们，又在背后对李家进行议论了。小伙子们上地下地，宁肯多绕一段路，也乐意从李家院子外面经过。经过时，没有一个不把头扭向李家的。倘发现婉姐儿在院子里做什么事，他们的脚步就会放慢到不可能再慢的程度。有的甚至干脆停下，痴呆呆地望着她。更孟浪一点的，还会问一句：“婉姐儿，干啥呢？”婉姐儿常常是低下头，瞥都不瞥他们一眼，一扭身躲进屋去了。但只要李占元往院里那么一站，他们便象见了狮子一般，慌里慌张地溜了。他那张有一道伤疤的脸，在那一瞬间，确是有点可怕的。

也难怪人们又议论起李家来。背时英雄李占元，好象决心打一辈子光棍似的，二十六岁了还不娶媳妇。到了这种年龄还不娶媳妇的男人，李占元是沿江屯“史无前例”的一个哩！不知是因为婉姐儿的存在，还是因为李占元脸上那道疤，或者因为在庄户人的观念中，背时英雄不如走运汉，沿江屯的姑娘们和她们的父母，在择婿婚配这桩事上，从未考虑过李占元。也许他曾被哪一个姑娘和她们的父母，在心中私下里掂量过，但最终还是被淘汰了。总之，这四年内，沿江屯的大姑娘一个个变成了小媳妇，却没有媒人踏过李家的门槛。

李大娘两年前，就在心中暗暗为儿子叫苦了。在提亲嫁娶这方面，沿江屯有沿江屯的不成文法——媒人向来是受姑娘家之托往小伙子家走访的。若反过来，那小伙子及其父母就会被人瞧不起，媒人也会觉得充当得不体面。沿江屯屯志还在的话，查一查，“赵先生一世”是记载了的。这条不成文法，并没有因为解放了而宣布废除。沿江屯的人们还沿袭着哩！李大娘是个在屯子里很自重的女人，她虽然有勇气收容了婉姐儿，却没有足够的勇

气做沿江屯的第一个破坏传统的人。在儿子过了二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后，当娘的觉得问题严重起来。她也顾不得会被人耻笑了，瞒着儿子时常给几个当媒人的送点礼。有的受了她的礼，虽然明白她的意思，却并不肯点破，非要这自重的女人低三下四恳求不可。媒人们也是不愿放过可以扎起点架子的机会的。上山擒虎易，开口求人难。李大娘口中就是吐不出那个“求”字来！她觉得那样，她这当母亲的就在屯子里永久抬不起头来。就算提成了一门亲，儿子在媳妇一家面前，也会永久抬不起头来。

到底媒人中有一个受了她的感动，答应替她的儿子充当一回“反串”的角色。

“不过”，人家一语道破地对她说：“那你可要在这几天里就将婉姐儿从你家请了出去。”

“这……”她为难了，嗫嚅嚅嚅地说：“婉姐儿还不到十七呀，让她在我家再长大一年还不成么？她爹在世对我们占元好，我想将她收养到十八岁，那她也算成个大人了，我也觉着回报了她爹了……”

人家拉下脸来，口气生硬地说：“那你就过一年再来央我做媒吧！你也不想想，婉姐儿那么个俊眉秀眼的大姑娘，不是亲妹子不是亲姐姐的，成天在你们李家进进出出，哪个姑娘会不对你家占元犯疑？哪个姑娘的父母会不计较？就算我说破嘴皮给你家占元提成了一门亲，人家媳妇过了门，心里能不觉得别别扭扭的吗？三天不吵两架才怪呢！”

一番话，说得李大娘哑口无言。

她回到家中，听婉姐儿亲亲昵昵地叫她娘，见婉姐儿勤勤快快地做这做那，哪忍心对婉姐儿说媒人说的那番话！几次话到嘴

边，瞧着婉姐儿的笑脸，她一个字也说不出口。也罢，那就再过一年吧！二十六岁，娶媳妇晚是晚了些，但不信身强力壮，相貌堂堂的儿子就娶不上个媳妇！她心中只能这么想，只能这么安慰自己。

当娘的为儿子的婚姻大事着急，当儿子的也并非不为自己的婚姻大事着急。不过是表面上装得不想不急罢了。他想也没法儿说，没人说，急也没有用。他就盼着婉姐儿到了该嫁人的年龄，他和娘好歹给这个异姓的妹子找到婆家，把她尽能力体体面面地嫁出去，那他也算对得起他的先生了，也不枉婉姐儿把他当了几年亲哥哥看待……

有天清早，他为件什么事，冒冒失失地推开了婉姐儿的屋门，见婉姐儿正对着小镜子梳头。婉姐儿还没来得及穿外衣，只穿着一件紧身的无袖无领的粉红色胸衣。她那裸露的双臂，微微偏向一边的颈子，无遮无掩的上胸，在衣色的衬托下，愈发显得白皙光洁。她那胸衣下面，丰满的高高隆起的乳房，使他内心里，第一次无比强烈地激起了一种男女之情。婉姐儿从镜子里发现了他，脸上显出吃了一惊的神态。这神态在那一瞬间，更增添了她的妩媚。她的脸倏然间，比初放的桃花还红。她随即转过身去，慌乱地从炕上扯过衣服，披在身上，慌乱地用衣服罩住了自己的前胸……

他马上退出去了，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狂跳。他猛然地意识到，婉姐儿在他眼中，再也不可能是十四年前的婉姐儿了！而他同时很奇怪，为什么在此之前，他一直还把婉姐儿看成一个小姑娘？他一想到夏天里，自己经常在她面前光着脊梁，有时甚至只穿着裤衩，和她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，和她一块儿做

各种农活，就觉得自己分明是无意地亵渎过了她，感到内疚起来……

“你进屋来吧！”婉姐儿在屋里轻声说。

他第二次推门迈进屋，见婉姐儿已穿整齐了，坐在炕沿上编辫子。她的脸绯红，羞羞答答的，微垂着头，一副不好意思拿眼看他的样子。

“我……”他将要说的话全忘光了。

“你进人家屋来，也不给个预告！”她谴责了他一句，头垂得更低，独自难为情地笑了。

“我……”他仍想不起要说的事，很生自己的气，一反身跨了出去。

吃早饭时，他不象往常那样，用目光自然地看她了。他拘谨的神态，分明也对婉姐儿的心理造成潜在的影响。婉姐儿好象受到了某种无形的约束，变得沉静起来。他们都故意不看对方，目光又时时碰在一起。而每一次目光的相碰，都使他们更窘迫。当他吃完一碗饭，她向他伸出一只手，要给他盛饭。他们的手指无意地接触了一下，那只空碗便掉在地上，摔碎了。

“呀！”她犯了过失似地看了李大娘一眼，脸色绯红，赶紧掩饰地蹲下身去捡那碎碗片。她将那碗片扔出去，就没再回到饭桌上来。

他也不再吃了，说吃饱了。

李大娘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，凭一位母亲的敏感，她知道儿子和婉姐儿之间，已产生了她所不希望他们彼此产生的那种情感。她收养婉姐儿，完全是出于对婉姐儿昔日的喜爱，现时处境的同情。她对婉姐儿并没有超出于喜爱和同情之外的什么念头，

她并不想使婉姐儿成了她的儿媳妇。因为，那样全屯的人很可能会一致认为，她一开始收养下婉姐儿的念头就是居心叵测的。她不愿被视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女人。她只希望若干年后，人们再评价她收养婉姐儿这件事时，会当成一种良好的美德称颂她。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沿江屯的后人们，不是还在续写一部新的屯志吗？她希望在这一部新的屯志上，会记载下她的名字和她做过的这件善事。这位善良、自重，具有农民式的侠义心肠的女人，这位背时英雄的母亲，心中充满了难以排除的矛盾。唉，李赵两家，难道竟是天定的缘分么？她自寻解脱地暗想：亦喜亦忧。

那天晚上，吃饭时，李占元端起饭碗，胡乱往碗里扒了些菜，就一声不响地走到屋外，蹲在院子里吃。

婉姐儿始终未抬起过头，心事重重，慢嚼慢咽，只吃了小半碗，就默默地放下碗筷，离开了饭桌。

“娘，我到江边去走走。”婉姐儿涮洗碗筷时，李占元大声告诉母亲。其实，他是说给婉姐听的。

他走到江边站住，转身期待地望着屯子里。没过多久，见婉姐儿那苗条的身影从一条小道绕出屯子，也朝江边急促地走来。

他迎了上去。她远远望见他，迟疑地站住了一下。然后，更快地朝他走来。

他们走近到相隔四五步，都站住了。他目光闪烁地注视着婉姐儿，注视得婉姐低下了头。他似乎想说句什么，但张了张嘴，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。

他转过身又朝江边走去。婉姐儿低着头，脚步徐缓地跟随在后面。

他不知有意，还是无心，在前边头也不回地引着婉姐儿，走

到了四年前，他们曾在那里坐过的地方。

那地方似乎永远是那么宁静，只有江水发出哗哗的奔流声。江水冲击着江岸，积年累月，冲出一个月牙湾来。这里的沙子也与别处不同，不是金黄色的，而是银白色的。银白色的细沙滩上，留下了他们的两行脚印。在他们背后，是一片茁壮的灌木丛。在他们眼前，水天一色，有几只江鸥扑来掠去。

他站住了。

婉姐儿也站住了。

他缓缓地转过身，流露出一种怅惘的目光，问：“婉姐儿，你还记得这地方吗？”

婉姐儿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“还记得四年前，在这地方，你曾对我说过的话吗？”

婉姐儿又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对你当初说的话，今天还认可吗？”

“……”婉姐儿委屈地望着他。

“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？”

婉姐儿还是那样望着他，一动也不动，如一具雕塑。她含着嘴唇，眼中渐渐盈满了泪水。泪水在她眼眶中打转，终于慢慢地顺着她的面颊滚落下来……

“婉姐儿，你别哭，我并不是想逼着你回答什么。我没有这个权力，我……”他不知如何替自己一连串的话问作解释，显得很尴尬。

婉姐儿侧着身，不理他。

他走到她身边，用一种陪罪的语调说：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千万别生我的气，也许我是不该问你这些傻话的……”

婉姐儿倏地转过身，泪珠莹莹地瞪着他，怨恨地说：“四年来，我从没忘过我说的话。可你呢，倒象是早都忘了！你对我一点都不好，你直到今天也没对我温柔过一次。我哭，是因为你伤了我的心了……”

他听婉姐儿这么说，憨厚地笑了。

“你伤了人家的心，你还笑！”婉姐儿挥拳打他。可她的拳头并没打在他身上，却倒在他怀里了。

那位沿江屯的背时英雄，二十六岁的小伙子，用强壮有力的双臂，紧紧搂抱住了她。他感觉到了她那柔软的身子，在他的搂抱之下，颤抖不已。他感觉到了她那心房里一颗心在剧烈地跳动。他不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她的肩……

他呐呐地自言自语：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我真傻，我真是个大傻瓜呀！身旁有你这么好的姑娘，我还天天想着娶别的女人。沿江屯，不，普天下，哪一个姑娘都没你好……”

他光自信地说着痴情的话，说了许许多多。

婉姐儿在他那种男子汉的火热的爱抚下，不再颤抖了。她温顺地偎在他怀里，脸贴在他的胸前，闭着眼睛，呼吸平和，象进入了梦乡一样。

他激情地说：“婉姐儿，我们俩都受了不少委屈，我们应该使自己幸福！我今晚回去就对娘说，过了秋，我要娶你！”

婉姐儿微微仰起脸，呢喃地说：“占元哥，我要你亲我……”

……

他们不好意思一块儿进屯，一块儿回家。他站在江边，目送婉姐儿的身影在冥冥月色下隐入屯子，自己才离开江边。

婉姐儿悄悄走进小院，见李大娘的屋里黑着，以为李大娘提早睡了。她蹑足蹑手走进房子，慢慢推开自己的屋门，悄悄地进去。猛见李大娘神色异常地坐在她屋里的炕沿上，她难为情得几乎又退了出来。

“你也去江边了？”李大娘瞅定她的脸问，那语调是不容欺骗的。
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低下了头，一张脸顿时红得什么似的，怯怯地娉立在门旁，手指不安地绞着辫梢。

李大娘又说：“你过来。”

她一步步走了过去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“你坐下。”

她端端地坐在炕沿上，头垂得更低。

李大娘缓和了语调，说：“婉姐儿，你如今已经十八了，是个大姑娘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你也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了，你愿意我替你作主么？”

婉姐儿轻声细语地回答：“娘收养了我四年，恩重如山。您老不替我作主，谁人还能替我婉姐儿作主呢？”话语中含着一缕哀情。

李大娘注视了她一阵，沉吟地说：“前些天，你占元哥他嫂子托人捎过话来，说周家屯有个配得上你的好小伙子，人家也可靠，你要是愿意，我明天就带你去见见；你要是相中了，我就替你订下了这门亲事！”

“啊！不，不，不！”婉姐儿猛地抬起头，骇然地瞪大了她那双和顺的眼睛，接连吐出几个“不”字，以往她那悦耳的声调，因焦急而改变了。

“怎么又说不了呢？你总是要嫁人的呀！婉姐儿。莫非……”李大娘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试探地问：“莫非你心上已有了什么人不成？”

“我……”婉姐儿欲言又止，又垂下了头。

“我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，女儿有不能告诉娘的么？你心上若有了个什么人，就该告诉我才是！”李大娘鼓励她，鼓励中包含着责备。

婉姐儿垂头思忖着，迟疑着，暗暗准备着内心的勇气。

“你就是我亲生女儿，也不能长久守着我这个老婆子呀！我还能在世上活几年？倘我死了以后，你占元哥也成了家，你独身一人，往哪儿去呢？婉姐儿，我不活着看你嫁了人，我是死不瞑目的！”李大娘凄凉地说，长长叹了口气。

婉姐儿终于答道：“娘，别说这些让人难受的话了。我要嫁，只嫁一个人，除了这个人，我死也不嫁！娘，我婉姐儿能不能称心如意，全靠你给我作主了！”婉姐儿第二次抬起头。她眼中闪耀着一种充满憧憬的光彩，她那神态，仿佛是在屏息敛气地静待将要发生什么严重事件似的。

“告诉我，这个人是谁？”李大娘低声问。

“占元哥……”三个字极轻微地从她口中挤出，带出了她内心极度的忐忑不安。说完，便扭过了身子。

很长一会儿工夫，屋里静寂寂的。只能听见婉姐儿那不均匀的呼吸声。

李大娘向婉姐儿挪近身子，抓过她轻轻撑在炕沿上的一只手，一声不响地抚摸着。

婉姐儿从这种抚摸中，感受到了深深的慈爱。她不禁慢慢转

过身，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恩人。在昏黄油灯的光下，李大娘脸上的每一条皱纹，都呈现出一个做母亲的内心的无比善良和温情。

李大娘柔声地说：“孩子，我也猜到你是喜欢上你占元哥了。我的儿子我知道，他那倔脾气古怪得很，就不知他今后能不能对你好。若是他今后亏待了你，我倒是行善反落了个众人指责的结果，太对你不起了……”

那婉姐儿，整个一颗心被感动得承受不住了。她情不自禁地跪在了李大娘面前，将头枕在李大娘膝上，说：“娘，你放心吧，占元哥今后绝不会亏待我的，我相信他的心，相信他的人品。婉姐儿也一定能给你做一个好儿媳妇！”她紧紧地握着李大娘的手，感激的泪水落在李大娘的手背上。

这时，立在门外的李占元，忍不住推开门闯进屋来，大声说：“娘，我今后要是对你婉姐儿有一丁点不好，我就不是你的儿子！”

当娘的看看儿子，又双手捧起婉姐儿的脸，细细端详了半晌，问道：“婉姐儿，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就不再为你自己多想想了么？”

婉姐儿说：“娘，你还叫我想什么呀？我从十四岁进了李家的门，从那一天起，就没打算再离开李家！”

“我的孩子，看来你和你占元哥，是命里注定的缘分啊！我哪忍心拆散你们呢？我对你说的那些话，都是试探你的呀！你既是这么痴心，有你这么个好儿媳妇，不管担戴什么都不在乎了。你起来，听我对你们俩再说番话。”李大娘扶起了婉姐儿，将她轻轻朝儿子身边一推。

婉姐儿依偎着占元哥，双双恭立在李大娘面前。

李大娘望着他们，郑重地说：“婉姐儿，你不是李家的童养

媳，你是在小小年纪举目无亲的境地，我当女儿将你收养的。因此，我才不惧怕那些个闲言碎语，蜚短流长。你就要成为我的儿媳了，难免在屯子里会引起人们说三道四的。为堵他们的口，你不能就在李家和你占元哥成了亲。你如今已十八岁，是个大女子了。过几天，就叫你占元哥帮你收拾一下你们赵家的房子，你搬过去住。尔后，我替你找下个媒人，叫媒人来说亲。这个过场，咱们得做给旁人看。咱们屯子，是讲究这些礼仪的。你和你占元哥，也算是顺理成章地娶嫁了。你乐意这样做么？”

婉姐儿羞涩地回答：“娘，我都听你老人家的安排！”

李大娘脸上，这才渐渐呈现出了欣慰的笑容……

然而，李大娘感到欣慰得太早了。几天后，还没等李占元和婉姐儿去收拾赵家的房子，却有伙人先于他们打开了赵家的门。门上的封条早就无影无踪，锁已锈了，是连锁栓从门上一块儿砸下来的。当时，李占元不在屯里，陪着婉姐儿一块过江，进县城买点小东小西去了。李大娘闻讯后，顾不得年老体衰，蹬蹬蹬颠着双小脚，一口气跑到赵家，见赵家已不再象个家样，能过日子的家具所剩无几，连炕箱碗柜也不知去向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抄家么？就是抄家，也得事先打声招呼呀！赵家还有活人呢，婉姐儿还姓赵！”她词严色厉地大声质问起来。

在场的人，没理她茬的。他们照样该做什么，还继续做什么。他们扒火炕，推倒了夹壁墙。

她急了，跺着脚嚷道：“哪一个再不住手，我可要用头撞他了！”

这才有一人回答她：“过几天，咱们这方圆三村五屯，就

要成立人民公社了，赵家的房子从今后，要作生产队队部。”

“这……”她顿时呆住了，半晌才说出话来：“凭什么道理，偏偏要占赵家的房子当队部？”

“凭什么？凭她家的房子现时没人住，凭赵家是富农！难道不占赵家的房子，还能占别人家的房子不成？你这么问，看你是老糊涂了，和富农穿一条裤子了！”

那些人嘻嘻哈哈笑起来。平时对婉姐儿不怀好意，又沾不上婉姐儿边的歹小子，就趁机油腔滑调，打科逗荤，说起入不得耳的话来。

“不是她，是她儿子和富农穿一条裤子！”

“什么志愿军英雄呀？守着个美人儿，也难保一早一晚，不干那偷香窃玉的勾当！”

“你见着了？”

“嘻嘻，能让咱见着吗？金屋纳娇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入呢！”

.....

李大娘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她那颗无比自重的心，从未当众受过这般践踏，她激怒了。

她弯下腰，一头朝他们中的一个撞过去，将那一个撞得倒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他爬起来，冲到李大娘跟前，想动手打她。但毕竟心虚，不敢放肆，就指着她脸叫嚷：“你别以老卖老！你以为你收养了婉姐儿，赵家的房子家产就全归你了？你做梦！别说那些归不了你李家！连婉姐儿将来也得归了社！由队里监督她这个富农女儿好好改造哩！你们李家阶级界线不清，将来也没啥好果子吃。告诉你，这些都写在了咱们沿江屯的新屯志上了。你们李家，因此也

要遗臭万年哩!”

李大娘浑身颤抖，一颗心早已被气炸了，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，昏倒在地……

李占元和婉姐儿高高兴兴地从县城回到家中，两个人一迈进家门，同时喊了一声“娘”。没听见答应，他们仿佛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不祥事，不安地对视一眼，轻轻走入了娘的屋。果然，见娘闭着双眼，面色青灰地躺在炕上。

她是被几个平素相处和睦的妇女抬回家中的。

李占元和婉姐儿双双扑到炕沿前，左一声娘，右一声娘地呼唤着。

李大娘微微睁开双眼，一手攥住儿子的手，一手攥住婉姐儿的手，眼泪成串串地淌下来，望着他们，嘴唇颤抖地说：“将来，怕不会有你们的好日子过啊!”

## 四

李大娘倒床不起，恶气郁心，两天后，悄然过世了。

李占元和婉姐儿，不胜悲痛地将老人安葬了。入土的时候，屯里的许多人都去到了坟地。新坟垒起，人们都落了泪。包括那些在李大娘活着的时候，背后对她说过诽谤话的人。就是他们，在那一天，那一时刻，心中也不能不承认，李大娘一世活得善良，是个好人。沿江屯从此又少了一个好人，这总归是令他们难过的事。他们的头脑中，虽然已经被灌输进了一点阶级观念，毕竟还不习惯用政治的眼光和阶级观点去评价任何人，任何事。他们并不象那些年轻人，对于政治和阶级观念接受得那么快。沿江屯毕

竟是个只有一百来户人家的屯子，又都是由“闯关东”的穷汉们组成的。赵家这一户富农，毕竟是吴部长划的，不是他们定的。所谓被“变相剥削”这一事实，也毕竟是经过吴部长启发，他们才勉强强认可的。何况为了这事，死了一个“赵先生”，又死了一个李大娘。他们都觉得良心上多少有点过不去。而全屯人所受到的损失，却是他们暗中都不能否认的。新推举的小学教师，虽然不打学生的手板，但却也没有教会学生们多少文化。比较起来，还是死去的赵先生教书教得认真，教出的学生也斯文……

婉姐儿扑在李大娘坟上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任谁也拉不起她。人们见她哭得那样子伤心，愈加相信，李大娘当初收养她，完全出于善良本性，并非有什么自私企图。说过诽谤话的人，内心受到谴责，忏悔不已。

呆立在母亲坟前的儿子，突然，将手中的锹狠狠地摔在地上，一转身朝屯子里跑去。他径直跑向一家，闯入屋内，如凶神恶煞一般，当着那全家人的面，揪住那恶言侮辱了他母亲的歹小子的衣领，拖出院子，拖出屯子，往坟地拖。那歹小子心中有愧，又不是他对手，未敢挣扎，只是一路不停地合掌打拱，好话告饶。作揖是作不得的了，李占元死死揪住他衣领，使他透不过气，也弯不下腰。他的两个兄弟，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，不敢冒然上前解救，怕李占元发起狠来，扭断他们哥哥的脖子。也不敢甩手不管，不知李占元会对他们的哥哥采取什么处置手段。他们眼睁睁看着李占元将他们的哥哥拖到新坟前，喝令跪下。那歹小子哪敢不跪，乖乖地跪下，还怕李占元嫌他跪迟了哩！他今天才算领教了李占元的“英雄本色”。尽管背时多年，此刻勃发起来，还是凛凛威风。只要李占元不将他当一个美国兵结果了，他就觉得自

己够侥幸的了。

“磕头!”李占元大吼一声。

他赶紧磕头。

“再磕!”

他又接连磕了几个响头，沾了一脑门子黄土。

“还要磕!”

他就连续不断地磕起来。

“你自己说，你是混蛋小子!不是人生父母养的!”

他就一边磕头，一边叨咕：“我是混蛋小子，不是人生父母养的!”

人们默默地看着，并没有谁觉得李占元做得太过分了。赤子之心，悼母之情，沿江屯的人们一向尊重。纵然做得鲁莽，他们也是会原谅的。

李占元终于觉得为娘，为自己，为婉姐儿发泄了点累怨积恨，便从坟上搀起哭成了泪人儿的婉姐儿，也不对众人说句表示感激的话，转身离开娘的坟，向屯子里慢慢走去。

婉姐儿一步三回头，三步一声娘，句句喊得悲切，声声唤得凄凉。四年收养之恩，从少女长成了个大姑娘，她自觉还未来及报答，李大娘却已成泉下之人了，她怎能不悲不哀，不戚不伤?

回到家中，婉姐儿愈加哭得昏昏沉沉。李占元想到往日有娘在，家里多一种和睦气氛。如今，只剩了他和婉姐儿，一对未成婚的夫妻，仿佛未来的生活也被娘带走了很主要的一部分。谁还会出头露面替他和婉姐儿张罗婚事呢?他也不禁凄然泪下。

他的哥哥忽然闯进来，不问个青红皂白，劈面就给了他一耳光。之后，指着他的鼻子吼：“占元!都是你早不听我的话，和

赵家牵连上了狗扯羊皮的关系，自己丢了荣誉，丢了当干部的运气不算。如今，连娘的命也赔上了。你还硬充什么孝子悌儿？我今天要管教你！”说着，又扬起巴掌来打他耳光。

他擒住哥的腕子，使劲一推，就将哥推出门去，跌倒在院子里。

他跨到门口，愤恨地大声说：“你走！我和你断绝弟兄之情！从今往后，你姓你的李，我姓我的李，我和你一个李字对半分，分开了就毫无干系！”

当哥的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土，口中道：“好，好！你说出这话！”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他在门口发呆了一会儿，退入屋里，见婉姐儿一边流泪，一边在打一个小包裹。

“婉姐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他沙哑地问。

婉姐儿反身抱住他，边哭边说：“占元哥，你让我走了吧，我前世做下了什么孽呀！命运就这么报应我。我把你和娘牵连苦了，你让我离开沿江屯吧！从此后，婉姐儿要四处漂流，哪怕乞讨为生，受尽凌辱，也再不回沿江屯了。你全当我死了，把我忘了吧！你和娘的恩德，我婉姐儿今生无法报答，来世也要偿还……”

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说的什么话。你怎么能这样想？这都不是你的过错呀！你若离开我走了，我还能活吗？一个人只有一个命，我和你，已是两个命牢牢地拴在一块儿了呀！我们要相依为命。今后就是有天大的厄运，你婉姐儿也是我的女人！”他用真挚的话安慰着她。他轻轻推开她，让她坐在炕沿上。用毛巾给她擦脸上的泪痕，又用木梳给她梳顺了头发。然后，捧着她的脸，

象哄小孩似的，柔声说：“婉姐儿，你安安静静地去躺一会儿吧！”

瞧着婉姐儿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屋里去了。他仰面往炕上一倒，两眼瞪着屋顶，愣愣地出神。这会儿，他心中没有悲哀，没有愤怒，甚至也没有对那个被自己惩罚过的歹小子的仇怨。只有一种思想，一种对生活 and 命运产生极大怀疑的思想。一种想要做件事情的朦胧的意识。这一切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呢？究竟为什么要发生这样既严肃又荒唐的事呢？这样的事已发生在一个小小的沿江屯，那么别的地方是否也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呢？那么别的地方是否也有象婉姐儿，象自己，象娘一样被生活无端摆布的人们呢？他想着想着，他的意识由朦胧而明确了。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了。他一挺身起来，走到婉姐儿的屋门前，推开一道门缝，见婉姐儿背朝着他，侧躺在炕上，象是已经昏昏入睡了。于是，他脚步轻轻地进了屋，将婉姐儿的一双鞋悄悄拎了出来。他轻轻带上门，犹豫了一下，又将门从外面顶上了。他怕婉姐儿是在装睡，趁他不备，从家里溜出去，离开沿江屯，漂流到他无法寻找到的异地外乡……

他回到自己屋里，插上门，翻出笔墨，在桌上铺开几张纸，就坐下去研墨运笔，认认真真地写起什么来。直写到后半夜，灯油快熬干了，才写好。也不从头至尾看一遍，认真折起，抽开门插，轻轻走到厨间，端了一勺米汤进来，就用剩下的纸糊了一个大信封，将折起的那几张纸塞进去，封了口……

第二天，他照常下地干活。人们见他那副神色冷峻的样子，不敢和他接近，更不敢说一句议论他的话。他们觉得，他是有点儿变得怪可怕了。他们有意躲避他，连平素最爱拨弄是非的几个人，也暗暗发誓，就是明天婉姐儿生出个孩子来，他们都不再说

三道四了。

每天吃过晚饭，他和婉姐儿相依相偎，久久地坐在一块儿，他不说什么，她也不问什么，就以一种不必用语言表达的深情的爱，相互慰藉彼此的心。然后，怀着暂时的幸福，依依不舍地分开，各自歇息。

这么样过了半个月，他们的心渐渐从悲哀中获得了少许解脱。他们的脸上和目光中，又渐渐有了一些对生活的欲望。他也想到应该苫苫屋顶，她也想到应该糊糊窗纸了。他们也开始象别的人家一样，提前做些预备过冬的事情。

一天中午，屯子里静悄悄的，狗也不吠一声。干了一上午农活的人们，一个个都在家中乏累地酣睡午觉呢。婉姐儿盘腿坐在自己的炕上，守着窗子，给李占元纳鞋。她心里想着，他们今后成了夫妻，不求丰衣足食，只求能平平静静地过一辈子，也算可以告慰李大娘在天之灵了。一走神儿，针扎了手。她将手指放入口中吮了吮，猛一抬头，愣住了。

一个人不知何时站在院子里，不是别人，是曾和她认过干姊妹的吴部长。吴部长正隔窗望着她。

这两个女性，一个屋内，一个院里，呆呆地对望着。

吴部长还象四年前那么年轻，留着齐耳的短发，衣衫洁净，还是那么一副沉着老练的样子。她只是略微发胖了些，腰身象某些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女人那么丰腴了。她的面色红润有光，显然生活称心如意。这个四年前曾被自己视为亲姐姐，由衷地崇拜过的女人的突然出现，使婉姐儿心头袭过一阵惊恐。她现在对这个女人，只剩下一一种心理上的余悸了。

她放下鞋，将双手轻轻按在胸前，使自己那颗不安的心能够

稍微镇定一下，便迅速从窗前移开，穿上鞋，在屋内默立了片刻，鼓起最大的勇气，走到了院子里。

“他在家吗？我要见他，立刻就要见到他！”那女人急促地说，四下里张望，分明是怕有人发现她站在这个院子里。

“谁？……”婉姐儿明明知道她问的是谁，还是迟疑地反问了句，用生疏的戒备的目光瞧着她。

她低声说：“先让我进屋吧！”语调中带着明显的恳求。说罢，就想往屋里钻。

婉姐儿张开双臂，撑住两边门框，不放她进屋，语调中也带着几分恳求地对她说：“不，不，他不在家，我不放你进屋……”神色异常慌张起来，仿佛她是一个女巫，一放她进来，就会显神弄鬼，吓死人似的。

“婉姐儿，放我进去，我有重要的话告诉你们啊！”她苦苦恳求。

“不，不！我不放你进来，他确是不在家……”婉姐儿并没被她的恳求所动，她觉得将这危险的女人拒之门外，是对自己，是对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占元哥，是对他们未来生活的一种捍卫行动，态度强硬而坚决。

那不速之客思忖着，拿不定主意是应该转身走掉，还是应该说几句什么恳求的话。

睡晌觉的李占元醒了。他披件衣服踱出屋子，和吴茵打了个照面，他也不由一愣。

“你……”他沉吟了一下，冷冷地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先让我进屋，我有话对你说，非常重要的话！”她将恳求的目光转向了他。

李占元对婉姐儿说：“让她进来吧！”

婉姐儿犹豫了一下，不情愿地从门口闪开了身子。

“你给……中央部门写了一封信？”吴茵一进到屋里就开口问。

他点了一下头，默认了。

吴茵绝望地看着他，失色道：“你彻底完了！那封信被转到了地委，地委书记亲自在信上作了批示，认为措词恶毒，思想反动，是一封对党进行攻击的信，要拿你当政治罪犯办呀！我的消息千真万确，你早作准备吧！我走了……”话未说完，转身就走。走到院子里，还回头瞧了他一眼。那神情似在对他说：“四年前，我还能帮助你。这一次，我是无法帮助你了。”

望着她匆匆走出院子，一转弯，身影消失了。李占元和婉姐儿呆若木鸡。

婉姐儿首先清醒，一转身，猛地抱住了他，惶恐地说：“我怕，我怕极了。你为什么要写那样的一封信啊！你是把自己给毁了呀！”

他紧紧搂住她，抚摸着她的肩头，极力用一种镇定的语调说：“婉姐儿，你别怕！那封信绝不是象他们认为的那样，我心里有数。”

婉姐儿哭道：“你有什么数啊！我的傻人儿。听我的话，你快远走高飞，逃走吧！”说着，从他怀里挣出，扑进屋去，翻箱倒柜，慌慌张张地给他打点东西。

他也跟进屋里，将她打点起来的一个小包扔到了炕角里，说：“你怎样这样经不起事啊！我逃了，你怎么办？逃，就等于我首先承认自己有罪了。再说，我能往哪儿逃？”其实，他心里

已乱作了一团。

婉姐儿急了，冲着他嚷：“那，就坐在炕头上，等着人家开警车到家门口，将你带上手铐抓走么？”

他不听犹可，一听，忍不住大吼一声：“你嚷什么？你叫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？！”

婉姐儿见他脸色变得铁青，脸上那道伤疤抽搐着，骇然地从他面前倒退了一步。她绝望地捂上脸，跑进自己屋里，伏在炕上哭起来……

他在炕沿上呆坐了一会儿，心内对自己说，事到临头，听之任之吧！反正我李占元一不反党，二不反社会主义，不过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，向党中央汇报一点情况。思想反动的罪名，是加不到我头上的。这么一想，仿佛就泰然无事了。他叹口气，躺在炕上，闭上眼睛，感到极其疲惫，恨不得将一切从头脑中排除得干干净净，呼呼地睡上一大觉。然而，他是欲睡不能啊！不过是闭眼躺着罢了。

他也不知躺了多久，朦朦胧胧中，听到了一点响动。睁开眼睛，见屋里已黑暗下来，分明是晚上了。黑暗之中，一个人影，一动不动地立在炕沿前。

“谁？……”他问了一声，怀疑自己在做梦。

“我……”不是梦，是婉姐儿站在那儿。

他坐起来，想到自己白天发火时对她吼过，她心里一定有许多委屈。

“婉姐儿，你生我的气了么？”他探身拉住她的一只手。

她好象脚下无根似的，被他轻轻一拉，便倒在他怀里了。他俯下头，将脸贴在她的脸上，立刻知道，她一直是在无声地流泪

的。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。

“我怕，我怕你被抓走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我会孤独得活不下去的……你……你让我生个孩子吧！无论生下个男孩女孩，我都给你好好抚养。我看着孩子，就会象看着你一样。我早晚是你的人，今晚……我就给了你吧！虽然我们还没成亲，可这不是我们的过。谁知我们还能有几天在一起？……这几天里，你就让我做了你的妻子吧！”婉姐儿说着，抽出了被他握住的手，就开始解衣扣……

“婉姐儿，你疯啦！要是我真的被抓走，你……你生下了孩子怎么能见人！”他又抓住她的双手。

“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，谁也不怕了！哪一个人也不能阻止我做了你的妻子，给你生孩子……”婉姐儿又抽回了自己的双手，从容地解她的衣扣，衣服无声地从她身上滑落到地上。屋里更黑暗了，他看不清她的脸，却感觉到了她急促的呼吸。她那贞洁的女性的身子，偎在他怀里，期待着他的爱抚。她默默地拉住他的一只手，将他那只手亲吻了一阵，紧紧按在她那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胸脯上……

他是被女性这种充满渴望的爱完全迷醉了……

三天后，正如婉姐儿所说的那样，警车一直开到了李家的院子外面，他被带上手铐，从家里逮捕走了。

全屯的人都震惊了。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李家院子外面。婉姐儿异常镇定地经历了这场面。她没有哭，没有拖住他不放，也没有喊冤叫屈。她站在门口，身子靠着门框，咬着嘴唇，看着他被押上了警车，就如同目送他出一次远门似的……

这件事，使沿江屯的年轻人兴奋了好几天。他们觉得这真是

他们的幸运，沿江屯，不，方圆百里内三村五屯，空前绝后的一件事，由他们亲笔记载下来，真是了不起呢！一个参加过志愿军的人，一个曾冒过枪林弹雨的战斗英雄，成了一名现行反革命，就这件事情本身都够叫人触目惊心的。何况，他们是亲眼所见。他们所接受的那一整套政治逻辑和阶级观念，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了。他们象几个人合写一部小说一样，互相补充着情节和细节，唯恐遗掉了也许可能是最精彩、最深刻的原始材料。不消说，这种记载，绝不乏他们的主观分析，丰富想象和自以为高明的结论……

李占元被判劳改八年，据说法律对他是很宽大的。因为，他毕竟曾是一位战斗英雄，为人民负过伤，流过血。又据说倘若他认罪态度好一点，可能还会得到从宽处理。可惜，他的认罪态度并不怎么好……

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，也就是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的那一年，李占元刑满获释了。他的确是太背时了，偏偏赶上那么一个“轰轰烈烈”的年代，回到了沿江屯。这和他从朝鲜战场上荣归时的情形大为不同了。这八年中，沿江屯和李大娘同辈的老人们，差不多全过世了。剩下几个还活着的，寿归正寝也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。而后一代人，则成长起来了。公社化以后的沿江屯，并没有哪一家的生活富起来。三年自然灾害中，还饿死过几口人。成长起来的后一代，身体虽然个个营养不良，头脑里却装满了政治思想。沿江屯与县城隔江相望，县城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，沿江屯的后代子孙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准备“扫除一切害人虫，全无敌”。他们将沿江屯的新屯志又全否了。他们要“一代新人谱新篇”。

他们消息灵通，预先探听到了李占元在哪一天哪一时可能回来。所以，他刚过江，就被他们包围，戴上高帽，挂上写着“反革命分子”的牌子，热热闹闹地“迎接”进了屯子，在全屯游斗了一遭，名曰：“给‘反革命分子’一个下马威！”

李占元被游斗完，问那些年轻人：“没事了吧？那我就回家了。”

一个回答他：“今天没事了！”另一个拿他取笑：“想家了？噢，你家里还有个守空房的王宝钏呐！她还给你养大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儿子。”

“儿子？难道婉姐儿她……真的为我生了一个儿子？”他心头涌起一阵激动，一股父亲的衷情。他真想跑回家去！他压制着内心的激动，迈着从从容容的步子往家走。看到他家的小院，他站住了。他想到自己脸上被涂了墨，这样走进家门，会吓坏婉姐儿和儿子的。于是，他转身朝江边走去。他走到江边，蹲下身，见江面映出一张鬼脸似的。为什么把一张人脸变成一张鬼脸，竟会使那些年轻人感到心满意足，兴高采烈呢？他“百思不得其解”。经过八年劳改，仍然时时重犯这种思想毛病，难道我真是个“顽固不化”的人了么？他嘲讽起自己来，不禁苦笑一下，掬起一捧江水洗脸。他洗尽脸上的墨，用衣襟擦干脸上的水，四面看看，认出了自己不知不觉来到的这地方，竟是婉姐儿以心相许的月牙湾。他对自己为什么会信步走到这里，感到奇怪。婉姐儿这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呢？他无心再勾留，大步离开了江边。

他走进小院，见他家的房屋因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。走入屋内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桌饭菜——窝窝头，咸萝卜疙瘩，包谷面粥，粥还冒着热气。但却不见婉姐儿。

“婉姐儿!”他轻轻叫了一声。

他听见什么落地的音响，一转身，见一个女人站在厨房里，身上沾着草，一抱草散在她脚下。她的脸色憔悴，额头、眼角上，过早出现了细微的皱纹，呈现出病容。她的那双眼睛，依然那么明亮，眸子闪烁着永不会泯灭的光采。那是对生活勇于忍耐的，对将来永抱希望的光采。

他认出来了，正是他的婉姐儿。虽然，她的变化非常之大，与保留在他记忆中的八年前的婉姐儿判若两人。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。因为，她是他的女人啊!

“婉姐儿!”他又轻轻叫了她第二声。其实，他并没有喊出声来，只是嘴唇嚅动了一下。

婉姐儿一下子就扑到了他怀里。八年劳改，他的身体反而更强壮了。他那有力的臂膀，紧紧地搂抱住了她，许久不放松，仿佛要把她整个儿搂进自己的胸膛里。在那一时刻，他感到八年中对她的种种思念，全部得到了偿还。那是怎样的思念啊!梦里都呼叫她的名字。

“快放开我，孩子就要放学回来了!”婉姐儿挣脱了他的搂抱，整整衣襟，看他一眼，说：“你快吃饭吧，一会儿就凉了。”她将他推到饭桌旁，自己坐在他对面，目不转睛地瞧着他，脸红红的，浮着一缕笑容。那笑容，那红晕，使她脸上呈现出了八年前那动人的妩媚，一种昔日的妩媚的余韵。

他问：“这顿饭是专为我做的?”

她点了一下头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此刻会回来?”

“游斗你时，我回来现做的!”

他皱起了眉头，知道她看见了自己被游斗，他心里很难过，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她。

她伸过一只手，抚摸着他的手背，企图用这种细小的动作，消除他心里的伤感。

他理解地亲了亲她的手，心中暗想：我李占元绝不能对生活有一丝一毫的绝望，我有爱我的一个好女人，有一个儿子。有了这两样，我就有忍受一切的勇气！我要是对生活心灰意冷，我就对不起她娘儿俩……

他抓起一个窝窝头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

儿子回来了。果然，长的和他十分相象。儿子一看见他，迟疑疑疑地站在门外，瞪着两眼望母亲。

“纯心，过来！”婉姐儿将儿子叫到了身边。

儿子依着婉姐儿的身子，偷偷打量他，那目光是怯怯的，疑惑的。

纯心，一个好名字！为人心要纯。人有一颗纯心，才会正直，才会同情别人，才会不做恶。他对婉姐儿看了一眼，表示对她给儿子起的名很满意。他开始以一个父亲的特殊目光，默默地端详着儿子。

婉姐儿轻轻将儿子朝他身边推过来，鼓励道：“快叫爸爸呀，他是你爸爸！”

儿子注视着他，终于开口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……”

他的眼泪差一点流下来。

他将儿子抱在了膝上，负疚地问：“你替爸爸受过了不少委屈吧？”

儿子仰脸看着他，点了点头，忽然搂住他的脖子，将脸贴在

他脸上，说：“可是我不怨爸爸，我天天都在盼爸爸回来！”

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，流了下来……

晚上，当他和她躺下后，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真想不到，儿子一点儿也不怨恨我这个爸爸……”

她习惯地用一根手指轻轻抚摸着他脸上的那道伤疤，细语回答他：“儿子哪能怨恨你呢！从小我就天天对他讲你，告诉你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你为什么被去劳改……我还把你那几枚勋章交他保存呢！”

他听了她的话，就搂过她的身子，说：“婉姐儿，婉姐儿，你曾对我说过，要报答我们李家的恩德，如今是我该对你说这话了……”

她用手捂住了他的嘴，不许他说出那样的话。

……

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小小一个沿江屯，也几经“天翻地覆”。今天这个掌权，明天那个夺权。什么中央的路线斗争啦，什么党的命运啦，什么“大分化，大改组，大动荡”啦，也都跟沿江屯的人们“紧密联系在一起”了。而且，还似乎联系的蛮紧。其实，不过是那些热衷于夺权掌权的人们，和县里的几个造反派头头们“联系在一起”罢了。小舞台演大剧，竟然也热热闹闹地演了十年。有剧就有种种角色。于是，竟然也出了些个什么“野心家”啦，“小爬虫”啦，“变色龙”啦，“复辟势力的代表”啦……也幸亏出了些个这样的角色，使沿江屯新生乍起的年轻人，那种可能完全集中在李占元一个人身上的勃发的政治冲动分散了，均摊了。李占元为此心中十分“感激”那些涌现出来的新角色。他在“风起云涌”的间隙，在“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和路线

斗争”的夹缝中，尽量地做一个好丈夫，好父亲，和“老老实实”的改造对象。他的生活信心不但没有被磨泯，反而更充足了。他知道，戏演到愈烈的时候，离该结束的时候也就不远了。因为，高潮一过，也就没什么戏唱了。他倒要看看，紧锣密鼓中发生的这一切，到头来究竟怎么个结束，怎么个收场？能否象写书的人们那样，来个出其不意，干净利落的“豹尾”，令人拍案击节，喝彩叫绝？

他并没白白期待。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历史一页，猝然就被翻过去了。沿江屯的人们中，那些政治冲动早已松懈了的，暗暗庆幸自己清醒得还算早，没被这突然的历史动作狠狠摔在尘埃。到那时还欢蹦乱跳的，可就目瞪口呆，晕头转向了。想要赶紧变换脸上的油彩，已来不及了。小小一个沿江屯，自认为清清白白，没做过违心或亏心事的，竟寥寥无几。李占元和婉姐儿，当然，也包括在这寥寥无几的人们中。

那些谱写沿江屯屯志新篇的年轻人，也就只好很尴尬地结束了他们的历史使命，并认识到它实在并非沿江屯史值得骄傲的笔录，而是滑稽和耻辱的记载。为此，他们很难过。

沿江屯的人们，在对生活重新认识，重新思考，重新进行判断和评价，半茫然半省悟的心理状态中，又匆匆忙忙，纷纷乱乱地度过了两年。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，党中央宣布，给“四类分子”普遍摘帽。李家又成了全屯人的议论中心，许多人怀着内疚来到李家，向李占元夫妇表示道贺。夫妇俩对人们的好意非常感谢，但

是并没有象人们所想的那么欢天喜地。因为，他们的内心被另一种欢喜充满了——他们的儿子考上了省城一所全国著名的大学，成为李赵两家和整个沿江屯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摘帽会开过那一天，李占元对婉姐儿说：“过去你总说，我们李家受了你们赵家的牵连。今天可是反过来了，你们赵家受了我们李家的牵连了。我是被判过劳改的，这顶帽子恐怕是一辈子也摘不掉了，你不后悔么？”

婉姐儿只是笑笑，什么都没有回答。

李占元偏要她回答。

婉姐儿只好顺口回答道：“你那顶帽子呀，我早就给你摘掉了，还用得着别人摘么？”

李占元对她的回答心满意足。

至此，他们紧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向前奔着他们的好日子。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，再没有时间抱怨他们受过的种种委屈了。也不想要求从他们过去的生活中，找补回什么，一个人只有一个命。他们的命过去被生活恶作剧地揉搓着，使他们的心在半麻木状态中顽强地憧憬着。他们如今终于是大彻大悟了，人不应做政治的玩偶。政治非要和他们过不去，他们也没有别的能够有效自卫的良策，还它一个满不在乎就是了……

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，某天，一辆小吉普车开进了沿江屯，直开到生产队队部——就是赵家原来的那幢老房门前。从车上下来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人，象所有中年就开始发福的女人那么胖。但胖得并不难看，倒是显得挺富态。她剪着齐耳短发，但头发全白了。她站在赵家旧宅前踌躇了一阵，脸上渐渐呈现出一种怅惘的表情，似乎凭吊以往失去的什么。

她走入队部，队部只有一个年轻人，在看一份当天的《人民日报》。

那年轻人抬头瞧了她一眼，猜测出她是一个不寻常的来者，立即站起来，客客气气地问她有什么事。

“我是地委副书记吴茵。”她脸上没有什么特别表情地回答：“我要找你们队的领导。”

“这……”年轻人摇摇头：“队长到外地跑单帮去了，好久没回来了。”

“那么，支部书记呢？”

“前任书记落选了，新书记……还没准儿会选谁呢？”

“那么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……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不过是到队部来随便翻翻报纸，看报上有没有关于个体户的新精神……”

地委副书记沉吟了一会儿，下了某种决心，说：“我也不找别人了，碰见你，就算找你了。我要求你，尽快将全屯人召集在一起。”

对方想了想，没说什么，放下报纸，朝外走去。走到门口，回转身来，似乎要问明白点什么，但犹豫了一下，却没问，揣了个闷葫芦的样子走出去了。

一会儿，响起了钟声。

又过一会儿，他回到了队部，汇报说：“人没法儿召集齐呀，只召集了几个老人和孩子……”见地委副书记面露不悦，便解释道：“如今，可不象过去了，召集个会不容易，哪一家哪一户都没闲人啊！”

地委副书记打断他的话，说：“那么，有多少人，就开多少

人的会吧!”

地委副书记吴茵，这二十几年来，虽然工作上没犯过什么路线错误，“文化大革命中”没受过严重的冲击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也没什么必须“说清楚”而又说不清楚的问题，但心灵上，却始终压着一块沉重的磨盘。

她近一两年来，亲自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。她一直期待着审阅到李占元的上诉材料，期待却落了空。她不再期待了，她以当初当事人的身份，出面和有关部门洽谈，彻底给他平了反，恢复了党籍。她此来沿江屯，就是要亲自宣布地委对李占元作出的平反决定的。临来前，她向地委呈交了一份自己的离职申请书……

她走到沿江屯过去召集会的场院，见只有几位老头老太太，和十几个半大孩子。老头老太太们安安静静地坐在小凳、木墩、砖块上。孩子们则在互相偷抛石子。

她皱了一下眉头，问引她走到这里的年轻人：“李占元夫妇为什么没来？”

他回答：“听说，他们夫妇进省城看儿子去了，他们的儿子在大学里谈了个对象……”

她面对那几个老头老太太和那些个孩子出了会儿神，断然地说：“麻烦你了，这个会今天暂时不开了。等以后，李占元夫妇回到沿江屯再开吧！”说罢，快步离开了场院。

就在那一天，省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——沿江屯养鸡致富的个体户李占元夫妇，偕同儿子及其女友，乘软卧前往南方，游览南方各大城市和名胜古迹……

至于沿江屯屯志的“续篇”和“新篇”，据说是被省里一位专业作家不久前，花二十元钱从沿江屯一个贫小便宜的人手中买

去了。反正这不比盗卖文物，也不犯法，没人追究。那位作家是否从中获得什么素材，是否写出了一本什么书，便不得而知，无可奉告了。

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于北影